

新 月

第 九 號 第 一 卷

新 月 第 九 號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天問

(長篇小說)

陳銓著

(不日出版)

分上下兩冊 每冊實價七角

我們爲什麼近年來祇看見人寫短篇小說？爲什麼？

因爲長篇小說，真不是個容易的嘗試。它需要時間，理智，觀察，選擇，感覺，記憶，尤其是作者藝術上充分的修養與警練動人的文筆；缺一樣這嘗試便是整個的失敗。

現在好了，這位一鳴驚人的作者給了我們一篇洋洋二十萬言的成功的供狀——「天問」。「天問」裏面，像整個的人生一樣，包含着古今相同的悲劇：裏面不獨思想精純，結構嚴緊，描寫清切，分析細微，理論透澈；還着的出天真與虛偽的衝突，情愛與罪惡的對壘和仁慈與殘暴的搏鬥。這些都是造成人生千變萬化的要素。所以一方面因爲「天問」是人生真實的描寫，我們看了就知道什麼人生的究竟；一方面因爲人生本身始終是個啞謎，我們想猜透它歸根還祇有去「問天」。不過一個人憑空決不會感覺到如此的深切，除非讀了像「天問」這樣動人的作品纔能夠。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九號

目錄

日浴.....	王國華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胡適
雨（小說）.....	沈從文
莎士比亞時代之英國與倫敦.....	梁實秋譯
塑像（第二幕）.....	余上沅
五件頭佈景.....	上沅藏
哲學的真價.....	彭基相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飢饉薦臻的夏楚）.....	潘光旦譯
詩	
宇宙的回音.....	李惟建
.....	甲辰

我不願.....陳 銓

美國未行考試制度以前之吏治(二).....羅隆基

讀論左傳與國語異點以後.....衛聚賢

西京通訊(我們也可以試試嗎?).....西 澐

牛鬼蛇神.....王國華

我們的朋友

可殺的張鳳與臭蟲王雲五.....徐敦甫

書報春秋

優生學與婚姻.....潘光旦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陳 淑

零星

文人之行.....實 秋

亞里士多克拉西.....實 秋

海外出版界(六則).....梁葉 遇公 春超

再版
白話文學史

胡適著

實價
甲種二元一角
乙種一元七角

作者本意祇欲修改七年前所作『國語文學史』舊稿，但去年夏間開始修改時，即決定舊稿皆不可用，須全部改作。此本即作者完全改作的新本，表現作者最近的見解與工力。本書特別注重『活文學』的產生與演進，但於每一個時代的『傳統文學』也都有詳明的討論，故此書雖名為『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今日唯一的中國文學史。作書約五十萬字，先出上卷，約二十五萬字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九號

日浴



王國華作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胡適

現在有許多人說：治學問全靠有方法；方法最重要，材料卻不很重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麼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績。囊同溺可以作科學的分析，西遊記同封神演義可以作科學的研究。

這話固然不錯。同樣的材料，無方法便沒有成績，有方法便有成績，好方法便有好成績。例如我家裏的電話壞了，我箱子裏儘管有大學文憑，架子上儘管有經史百家，也只好束手無法，只好到隔壁人家去借電話，請電話公司派匠人來修理。匠人來了，他並沒有高深學問，從沒有夢見大學講堂是什麼樣子。但他學了修理電話的方法，一動手便知道毛病在何處，再動手便修理好了。我們有博士頭銜的人只好站在旁邊贊歎感謝。

但我們卻不可不知道這上面的說法只有片面的真理。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絕大的不同。這個道理本很平常，但現在想做學問的青年人似乎不大了解這個極平常而又十分要緊的道理，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鄭重討論的必要。

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

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在歷史上，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顧炎武闢若璩的方法，葛利略（Galileo）牛敦（Newton）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都能把他們的學說建築在證據之上。戴震錢大昕的方法，同達爾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樣的；他們都能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參看胡適文存卷二，「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頁二〇五—二四六）

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成立於顧炎武同闢若璩；顧炎武的導師是陳第，闢若璩的先鋒是梅鷟。陳第作毛詩古音考（1601—1608），注重證據；每個古音有「本證」，有「旁證」；本證是毛詩中的證據，旁證是引別種古書來證毛詩。如他考「服」字古音「逼」，共舉了本證十四條，旁證十條。顧炎武的詩本音同唐韻正都用同樣的方法。詩本音於「服」字下舉了三十二條證據，唐韻正於「服」字下舉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

梅鷟是明正德癸酉（1513）舉人，著有古文尚書攷異，處處用證據來證明偽古文尚書的娘家。這個方法到了闢若璩的手裏，運用更精熟了，搜羅也更豐富了，遂成爲尚書古文疏證，遂定了偽古文的鐵案。有人問闢氏的考證學方法的指要，他回答道：

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他舉孔子適周之年作例。舊說孔子適周共有四種不同的說法：

(1) 昭公七年 (水經注)

(2) 昭公二十年 (史記孔子世家)

(3) 昭公二十四年 (史記索隱)

(4) 定公九年 (莊子)

闕氏根據曾子問裏說孔子從老聃助葬恰遇日食一條，用算法推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故斷定孔子適周在此年。(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第一百二十條)

這都是很精密的科學方法。所以『亭林百詩之風』造成了三百年的樸學。這三百年的成績有聲韻學，訓詁學！校勘學，考證學，金石學，史學，其中最精的部分都可以稱爲『科學的』；其間幾個最有成績的人，如錢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嚴可均，都可以稱爲科學的學者。我們回顧這三百年的中國學術，自然不能不對這班大師表示極大的敬意。

然而從梅薦的古文尙書攷異到顧頡剛的古文史辨，從陳第的毛詩古音攷到章炳麟的文始，方法是科學的，材料卻始終是文字的。科學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紙堆裏大放光明，然而故紙的材料終久限了死科學的方法，故這三百年的學術也只不過文字的學術，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過排紙堆的火燄而已！

我們試回頭看看西洋學術的歷史。

科學的方法與材料

當梅賾的古文尙書攷異成書之日，正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革命大著出世（1543）之時。當陳第的毛詩古音攷成書的第三年（1603）荷蘭國裏有三個磨鏡工匠同時發明了望遠鏡。再過一年（1608）意大利的葛利略（Galileo）也造出了一座望遠鏡——他逐漸改良，一年之中，他的鏡子便成了歐洲最精的望遠鏡。他用這鏡子發現了木星的衛星，太陽的黑子，金星的光態，月球上的山谷。

葛利略的時代，簡單的顯微鏡早已出世了。但望遠鏡發明之後，複合的顯微鏡也跟着出來。葛利略死（1642）後二三十年，荷蘭有一位磨鏡的，名叫李文厚（Leeuwenhoek），天用他自己做的顯微鏡看細微的東西。什麼東西他都拿出來看看，於是在簞溜水裏發見了微生物，鼻涕裏和痰唾裏也發見了微生物，陰溝臭水裏也發見了微生物。微菌學從此開始了。這個時候（1675）正是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成書的時候，閻若璩的古文尙書疏證還在著作之中。

從望遠鏡發見新天象（1609），到顯微鏡發見微菌（1675），這五六十年之間，歐洲的科學文明的創造者都出來了。試看下表：

中國

歐洲

一六〇六 陳第古音考
一六〇八

荷蘭人發明望遠鏡。

一六〇九

葛利略的望遠鏡。

解白勒 (Kepler) 發表他的火星研究，宣布行星運行的兩條定律。

一六一〇 黃宗義生

一六一三 顧炎武生

奈皮爾 (Napier) 的對數表。

一六一四

解白勒的行星第三律。

一六一九 王夫之生

解白勒的哥白尼天文學要指。

一六一八—二一

一六二二 毛奇齡生

一六二五 費密生

倍根死。

一六二六

哈維 (Harvey) 的血液運行論

一六二八 用西法修新曆

葛利略的天文談話。

一六三〇

解白勒死。

一六三三

葛利略因天文學受異端審判

一六三五 顏元生

哲學的方法與材料

一六三六 閻若璩生

一六三七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

一六三八

一六四〇 (宏祖)
徐霞客死

一六四二

一六四四

一六五五 閻若璩開始作尚書古文疏證，

積三十餘年始成書。

一六五七 顧炎武注韻補

一六六〇

一六六一

一六六四 廣八股

笛卡兒 (Descartes) 的方法論，發明解析幾何。

葛利略的「科學的兩新支」。

葛利略死，牛敦生。

葛利略的弟子佗里傑利 (Torricelli) 用水銀試驗空氣壓力，發明氣壓計的原理。

英國皇家學會成立。

化學家波耳 (Boyle) 發表他的氣體新試驗。

(波耳氏律)

波耳的「懷疑的化學師」。

- 一六六五 顧炎武的韻補正成。
- 一六六六 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成。
- 一六六七 顧炎武初刻日知錄八卷。
- 一六六九 復八股
- 一六七〇 顧炎武初刻日知錄八卷。
- 一六七五
- 一六七六 顧炎武日知錄自序。
- 一六八〇 顧炎武音學五書後序。
- 一六八七

牛敦發明微分學。

牛敦發明白光的成分。

李文厚用顯微鏡發見微生物。

牛敦的傑作「自然哲學原理」。

我們看了這一段比較年表，便可以知道中國近世學術和西洋近世學術的劃分都在這幾十年中定局了。在中國方面，除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一部奇書之外，都只是些紙上的學問；從入股到古音的考證固然是一大進步，然而終久還是紙上的工夫。西洋學術在這幾十年中便已走上了自然科學的大路了。顧炎武，閻若璩現定了中國三百年的學術的局面；葛利略，解白勒，波耳，牛敦規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學術的局面。

他們的方法是相同的，不過他們的材料完全不同。顧氏閻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葛利略

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實物的。文學的材料有限，鑽來鑽去，總不出這故紙堆的範圍；故三百年的中國學術的最大成績不過是兩大部皇清經解而已。實物的材料無窮，故用望遠鏡觀天象，而至今還有無窮的天體不會窺見；用顯微鏡看微菌，而至今還有無數的微菌不會尋出。但大行星已添了兩座。恒星之數已添到十萬萬以外了！前幾天報上說，有人正在積極實驗同火星通信了。我們已知道許多病菌，並且已知道預防的方法了。宇宙之大！三百年中已增加了幾十萬萬倍了；平均的人壽也延長了二十年了。

然而我們的學術界還在爛紙堆裏翻我們的勛斗！

不但材料規定了學術的範圍，材料並且可以大大地影響方法的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證學只能跟着材料走，雖然不能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從文字的校勘以至歷史的考據，都只能尊重證據，却不能創造證據。

自然科學的材料便不限於搜求現成的材料；還可以創造新的證據。實驗的方法便創造證據的方法。平常的水不會分解成輕氣和養氣；但我們用人功把水分解成輕氣和養氣，以證實水是輕氣和養氣合成的。這便是創造不常有的情境，這便是創造新證據。

紙上的材料只能產生考據的方法；考據的方法只是被動的運動材料。自然科學的材料却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實驗便不受現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隨意創造平常不可得見的情境，逼拶出新結果來。考證家若沒有證據，便無從做考證；史家若沒有史料，便沒有歷史。自然科

學家便不然。肉眼看不見的，他可以用望遠鏡，可以用顯微鏡。生長在野外的，他可以叫他生長在花房裏；生長在夏天的，他可以叫他生在冬天。原來在身上的，他可以移種在兔身上。狗身上畢生難遇的，他可以叫他天天出現在眼前；太大的，他可以縮小；整個的，他可以細細分析；複雜的，他可以化爲簡單；太少了的，他可以用人工培植增加。

故材料的不同可以使方法本身發生很重要的變化。實驗的方法也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然而因爲材料的性質，實驗的科學家便不用坐待證據的出現，也不僅僅尋求證據，他可以根據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逼出來。故實驗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產生材料的考證方法。

葛利略二十多歲時，在本本地的高塔上拋下幾種重量不同的物件，看他們同時落地，證明了物體下墜的速率並不依重量爲比例。打倒了幾千年的謬說。便這是用實驗的方法去求證據。他又做了一塊板，長十二個愛兒（每個愛兒長約四英尺），板上挖一條濶一寸的槽。他把板的一頭墊高，用一個銅球在槽裏滾下去，他先記球滾到底的時間，次記球滾到全板四分之一的时间。他證明第一個四分之一的速度最慢，需要全板時間的一半。越滾下去，速度越大。距離的相比等於時間的平方的相比。葛利略這個試驗總做了幾百次，他試過種種不同的距離，種種不同的斜度，然後斷定物體下墜的定律。這便是創造材料，創造證據。平常我們所見物體下墜，一瞬便過了，既沒有測量的機會，更沒有比較種種距離和種種斜度的機會。

葛氏的試驗便是用人力造出種種可以測量，可以比較機會。這便是新力學的基礎。

哈維研究血的循環；也是用實驗的方法。哈維曾說：

我學解剖學同教授解剖學，都不是從書本子來的，是從實際解剖來的；不是從哲學家
的學說上來的，是從自然界的條理上來的。（他的「血液運行」自序）

哈維用下等活動物來做實驗，觀察心房的跳動和血的流行。古人只解剖死動物的動脈，不知死動物的動脈管是空的，哈維試驗活動物，故能發見古人所不見的真理。他死後四年（一六六一），馬必吉（Malpighi）用顯微鏡看見血液運行的真狀，哈維的學說遂更無可疑了。

此外如佗里傑利的試驗空氣的壓力，如牛敦的試驗白光的七色，都是實驗的方法。牛敦在暗室中放進一點日光，使他通過三稜鏡，把光放射在牆上。那一圓點的白光忽然變成了五倍大的帶子，白光變成了七色：紅，橘紅，黃，綠，藍，靛青，紫。他再用一塊三稜鏡把第一塊三稜鏡的光收回去，便仍成圓點的白光。他試驗了許多回，又想出一個法子，把七色的光射在一塊板上，板上有小孔，只許一種顏色的光通過。板後面再用三稜鏡把每一色的光線通過，然後測量每一色光的曲折角度。他這樣試驗的結果如知白光是曲折力不同的七種光複合成的。他的實驗遂發明了光的性質，建立了分光學的基礎。

以上隨手舉的幾條例子，都是顧炎武闕若璫同時人的事，已可以表見材料同方法的關係了。考證的方法好有一比，比現今的法官判案，他坐在堂上靜聽兩造的律師把證據都呈上來

了，他提起筆來，宣判道：某一造的證據不充足，敗訴了；某一造的證據充足，勝訴了。他的職務只在評判現成的證據，他不能跳出現成的證據之外。實驗的方法也有一比，比那偵探小說裏的福爾摩斯訪案：他必須改裝微行，出外探險，造出種種機會來，使罪人不能不呈獻無憑實據。他可以不動筆，但他不能不動手動腳，去創造那通出證據的境地與機會。

結果呢？我們的考證學的方法儘管精密，只因爲始終不接近實物的材料，只因爲始終不曾走上實驗的大路上去，所以我們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於人生有何益處？於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雖然做學問的人不應該用太狹義的實利主義來評判學術的價值，然而學問若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便會走上很荒謬的路上去，變成枉費精力的廢物。這三百年的考證學固然有一部分可算是有價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絕大的部分却完全是枉費心思。如講周易而推翻王弼，回到漢人的「方士易」；講詩經而推翻鄭樵朱熹，回到漢人的荒謬詩說；講春秋而回到兩漢陋儒的微言大義，——這都是開倒車的學術。

爲什麼三百年的第一流聰明才智專心致力的結果仍不過是枉費心思的開倒車呢？只因爲紙上的材料不但有限，並且在那一個「古」字底下置着許多淺陋幼稚愚妄的胡說。鑽故紙的朋友自己沒有學問眼力，却只想尋那「去古未遠」的東西，日日「與古爲鄰」，却不知不覺地成了與鬼爲鄰，而不自知其淺陋愚妄幼稚了！

那班崇拜兩漢隋唐方士的漢學家固不足道。那班最有科學精神的大師——顧炎武戴震錢大昕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等——他們的科學成績也就有限的很。他們最精的是校勘訓詁兩種學問，至於他們最用心的聲韻之學簡直是沒有多大成績可說。如他們費了無數心力去證明古時有「支」「暗」「之」三部的區別，但他們到如今不能告訴我們這三部究竟有怎樣的分別。如顧炎武找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逼」，到底還不值得一個廣東鄉下人的一笑，因為顧炎武始終不知道「逼」字怎樣讀法。又如三百年的古音學不能決定古代究竟有無入聲；段玉裁說古有入聲而去聲爲後起，孔廣森說入聲是江左後起之音。二百年來，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定論。却不知這個問題不解決，則一切古韻的分部都是將錯就錯。況且依二百年來「對轉」「通轉」之說，幾乎古韻無一部不可通他部。如果部之本都可通，那還有什麼韻部可說！

三百年的紙上工夫。成績不過如此，豈不可嘆！紙上的材料本只適宜於校勘訓詁一類的紙上工作；稍稍踰越這個範圍，便要鬧笑話了。

西洋的學者先從自然界的實物下手，造成了科學文明，工業世界，然後用他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文字的材料。科學方法是用慣的了。實驗的習慣也養成了。所以他們的餘力便可以有驚人的成績。在音韻學的方面，一個格林姆 (Grimm) 便抵得許多錢大昕孔廣森的成績，他們研究音韻的轉變，文字的材料之外，還要實地考察各國各地的方言，和人身發音的器

官。由實地的考察，歸納成種種通則，故能成爲有系統的科學。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羅備倫 (Bernhard Karlgren) 費了幾年的工夫研究切韻，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的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

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

(語絲第四卷第廿七期)

珂先生的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三百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工夫。

我們不可以從這裏得一點教訓嗎？

紙上的學問也不是單靠紙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單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夠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幫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韻學抵不得一個外國學者運用活方言的實驗。幾千年的古史傳說禁不起兩三個學者的批評指摘。然而河南發現了一地的龜甲獸骨，便可以托古代殷商民族的歷史建立在實物的基礎之上。一個瑞典學者安特森 (J. G. Anderson) 發見了幾處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一個法國教士桑德華 (Pe. Lioret) 發見了一些舊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發見了一個人齒，經了一個解剖學專家步達生 (Davidson Black) 的考定，認爲

遠古的原人，這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萬年。向來學者所認為紙上的學問，如今都要跳在故紙堆外去研究了。

所以我們要希望一班有志做學問的青年人及早回頭想想。單學得一個方法是不夠的；最要緊的關頭是你用什麼材料。現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鑽，這是最可悲歎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鎔磨在這故紙堆裏，還沒有什麼好成績。我們應該換條路走走了。等你們在科學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然後拿出你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我們的國故，那時候，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汀，有何難哉！

真美善 第三卷 第一號 目錄

我的美國文學觀.....	虛白	香水精.....	俞長源
魯男子(戀)(十五).....	病夫	灰色的一幕.....	荷拂
一個頑抗的強徒.....	蕭牧	法郎士的戀愛.....	虛白
「啊！原來是他的！」.....	馬仲殊	悲哀的幻影.....	W.C.
徐大少(A. Arnold).....	顧仲彝	夜曲.....	未之
寂寞獨奏曲.....	虛白	我所求你們.....	仲殊
貢獻.....	張若谷	樂園(七節).....	仲彝譯
		葬禮進行曲.....	虛白譯

雨

沈從文

全說不清白，雨就落了這樣久。鄉村裏打過鏢了，放過礮了，還是落。落到滿田滿壩全是水，大路上更是水活活流着像溪，高崖處全掛了瀑布，雨都不休息。

因為雨，各處漲了水，各處場上的生意也做不成了，毛伯坐在家中成天槌草編打草鞋過日子。在家中，看到順子五明的出出進進，像捉雞的貓，雖戴了草笠，全身濕得如落水雞公，一時唱，一時哭，一時又對天大笑，心中難過之至。

老人說，「順子，你坐到歇歇吧，莫這樣了！」

「你以為我不會唱嗎，」說了就放聲唱：「嬌家門前一重坡，別人走少郎走多，鐵打草鞋穿爛了，不是為你為那個？」唱了又問他爹，「爹，你說我為那一個？說呀！我為那一個？喔，草鞋穿爛了，換一雙吧。」于是就走到放草鞋的房中去，從牆上取下一雙新草鞋來，試了又試，也不問腳是如何骯髒，套上一雙新草鞋，又即刻走出去了。

老人停了木槌，望到這人後影就嘆氣，且搖頭。頭是在搖擺中，半年來，已白了一半了。

他為順子想，為自己想，全想不出辦法。事情的難于處置，與落雨一樣，儘此下去誰知

這將成些什麼樣子呢？這老人，爲了賴子的事，很苦得有了。賴子還是賴下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好。不好也吧，不好就死掉，那老人雖更寂寞更覺孤苦伶仃，但在賴子一方面，大致是不會有什麼難過了。然而什麼時候是賴子死的時候？說不定，自己還先死，此後賴子就無人照料，到各村各家去討東西吃，還爲人指手說這是報應。老人并不是作壞事的人，這眼前「報應」，已就够給老人難堪了，那里還受得下那更刻酷的命運呢？

望到了五明出去的毛伯，歎歎氣，搖搖頭，用勁打了一下腳邊的草把，眼淚挂在臉上了。像是雨落到了自己頭上，心中已全是冷的冰的。他其實胸中已瀟滿眼淚了，他這時要制止這外溢也不能了。

賴子五明這時到甚麼地方去了呢？他到了油坊，走到油坊的裏面去，坐到那冷的濕的廢竈上發痴。誰也不知道這賴子一顆心是爲甚麼跳，誰也不知賴子從這荒涼了的屋宇器物中要發些什麼，又已經得到了些什麼。

這地方，如此的頹敗，如此的冷落，並非當年見到這一切熱鬧興旺的人，到此來，決不會相信這里是曾經有人住過且不缺少一切的大地方，可是如今真已不成地方了。如今只合讓蛇住，讓蝙蝠住，讓野狗野貓銜小孩子死屍來聚食，讓鬼在此開會。地方壞到連討飯的也不敢來住，所以地上已十分霉濕，且生了白毛，像聊齋中說的有鬼的荒廟了。陰氣通人的情形，除了賴子恐怕誰也當不住，可是賴子全不在乎。

賴子五明坐到竈頭上，望四方，望椽皮同地下，望那屋角陰關中轟然獨立如閻王殿殺人架的油榨，望那些當年裝油的破罇，望了又望彷彿感到極大興味。他心中湧着的是先前的繁華光榮，爲了這回憶，他把目下的情形卻忘了。

他大聲的喊，「朋友，夥計，用勁！」這是對打油人說的。

他又大聲的喊，向另一處，如像對那拖了大的薄的石磨，在那屋的中心打着大的圓圈的牛說話。他稱呼那牛爲懂事規矩的畜生，又說不准多吃乾麥桿草，因爲多吃了發喘。他因記起那規矩的畜生有時的不規矩情形，非得用小鞭子打打不可，所以旋即跳下地來，如趕牛那摩繞着屋中心打轉，且噙嘴的命令牛，且揚手說打。

他又自言自語，同那燒火人敘舊，問那燒火人可不可以出外去看看溪邊魚醫。

「奇，魚多呀！我看到他板上了罇。我看到的是鯽魚。我看到得分明，敢打賭。我們河裏今年不准毒魚，這真是好事，願意那鄉約菩薩保佑他，他的命令保全了我們的運氣。我看你還是去捉牠來吧。我們晚上喝酒，我出錢。你去吧，我可以幫你看火。我對於你這差事是辦得下的，你放心吧。……噓，弟兄，你怕他幹甚麼，我說是我要你去，我老子也不會罵你。得了魚，你就順手把牠破了，挖去那腸肚，這幾天鯽魚上了子，吃不得。弟兄，信我話，快去，你不去我就生氣了！」

說着話的賴子五明，爲證明他是可以代替燒火人作的事，就走到竈邊去，檢拾着地上的

磚頭碎瓦，儘量丟到竈眼裏去。雖然竈裏仍然是濕的冷的，但東西一丟進去，在順子看來，就覺得竈中火因增加了燃料，驟然又生着煜煜光焰了，似乎同時且因爲加火，熱度也增了，故又忙于退後一點，站遠一點。

他高高興興在那里看火，口頭吹着哨子。在往時，在竈邊吹哨子，則火可以得風，必發哮。這時在順子眼中，的確火是在發哮發吼了。竈中火既生了脾氣，他樂得只跳。

他不止見到火哮，還見到油槌的擺動，見到黃牛在屋中打圈，見到高如城牆的油渣餅，見到許多人全穿生牛皮製就的衣褲，在屋中各處走動！

他喊出許多人的名字，在這彷彿得到回答的情形下，他還俏皮的作着小孩子的眉眼，對付一切工人，算是小主人的禮貌。

天上的雨越落越大了，順子五朋却全不受影響。

可憐的人，玩了大半天，一雙新草鞋在油坊中印出若干新的泥跡，到自己發覺草鞋已不是新的時候，又想起所歌的事實來了。

他放聲的哭，外面是雨聲和着。他哭着走到油榨邊去，把手去探油槽，油槽中只是一窩黃色像馬尿的積水。

爲甚麼一切事變得如此風快，爲甚麼凡是一個人就都得有兩種不相同的命運，爲甚麼昨

天的油坊成了今天的油坊，順子人雖胡塗，這疑問還是放到心上。

他記起油坊，是已經好久好久不是當年油坊的情形來了，他記起油坊爲甚麼就衰落的原因，他記起了同油坊一時衰敗的還有誰。

他大聲的哭，坐到一个破罈子上面，用手去試探罈中。本來貯油的罈子，也是貯了半滿的一罈髒水，所以哭得更傷心了。

這雨在去年五月落時，順子五明同阿黑正在王家坡石洞裏避雨。爲避雨而來，還是爲避別的，到後倒爲雨留着，那不容易從五明的思想上分別得出了。那時雨也有這麼大，只是係初落，還可以在天的另一方見到青天，山下的遠處也還看得出太陽影子。雨落着，是行雨，不能夠久留，如同他們兩人不能夠久留到這石洞裏一樣。

被五明纏够了的阿黑姑娘，兩條臂膊伸向上，做出打哈欠樣子。五明怪脾氣，卻從她臂膀的那一端望到她脇下的毛。那生長在不向陽地方的，轉彎地方的，是細細的黃色的小草一樣的東西，這東西比生長在另一地方的小草一樣長短一樣柔軟，所以望到這個就使五明心癢，像被搔，很不好受。

五明不怕唐突，對這東西出了神，到阿黑把手垂下，還是痴痴的回想撒野的趣味。被阿黑就打了一掌。

「你爲甚麼要打我？」

■

五

「因為你痴，我看得出，必定是想到喪家三巧去了。」

「你冤死人了。」

「你賭咒你不是這樣。」

「我敢賭！跪到天王面前也行，人家是正……」

「是甚麼你說。」

「若不是正想到你，我明天就為雷打死。」

「雷不打在情人面前扯小說的人。」

「你氣死我了，你這人真……」五朋仿佛要哭了，因為被冤，又說不過阿黑，流眼淚是

這小子的本領之一種。

「這也流貓兒尿！小鬼，你一哭，我就要走了。」

「誰哭呢？你冤了人，還不准人分辯，還笑人！」

「只有那心靈的人才愛洗刷，一個人心裏正經是不怕冤的。」

「我咬你的舌子，看你還會說話不，」

五朋說到的事是必得做的，做到不做到。自然還是權在阿黑。但這時阿黑，為了安慰這被委屈到快要哭的五朋小子，就放鬆了點防範，且把舌子讓五朋咬了。

他又咬她的唇，咬她的耳，咬她的鼻尖，幾乎凡是突出的可着口的他都得輕輕咬一下，

表示這小子可以生吃得下阿黑的勇敢。

「五明，我說你真是狗，又貪，又饞，又可憐，又討厭。」

「我是狗！」五明把眼睛輪着，做獸子像。又擡擡舌頭，咽咽口水，接着說，「姐，你上次罵我是狗，到後就真做了狗了，這次可——」

「打你的嘴！」阿黑就伸手打，一點不客氣，這是阿黑的特權。

打是常真被打了，但是涎臉的五明，還是涎臉不改其度。一個男人被女人的手掌掴臉，這痛苦是另外一種趣味，不能引為被教書先生的打為同類的。這時被打的五明，且把那一隻充板子的手掌當餅了。他用舌子舔那手，似乎手有糖。

五明這小子，在阿黑一隻手板上，覺得真是有些感覺是甜到同地枇杷一樣的，故誠誠實實的說道：

「姐，你是地枇杷，又香又甜，味道真好。」

「你講怪話我又要打。」

「爲甚麼就這樣兇？別人是誠心說的話！」

「我聽過你說一百次了。」

「我說一百次都不覺得多，你聽就聽厭了嗎？」

「你的話像嚼茶莓，第二次吃來就無味。」

■

七

「但是地枇杷我吃一輩子也有味。我要吃你的水。」

「鬼，口放乾淨點！」

「這難道餓了你甚麼嗎？我說吃，誰教你生來比糖還甜呢？」

阿黑知道駁嘴的事是不有結果的，縱把五明說倒，這小子還會哭，作女人來屈服人，所以就不同他爭論了。她笑着，望到五明笑，覺得五明一對眼睛真是也可以算爲吃東西的器具。五明是餓了，是從一些小吃上，提出大的慾望，要在這洞裏擺桌子請客了，她裝成不理會到的樣子，繫自己的花環玩。

五明見到阿黑無話說，自己也就不再嘮叨了，他望阿黑。望阿黑，不只望阿黑的臉，其餘如像肩，腰，胸脯。肚臍，腿，都望到。五明的爲人，真不是規矩，他想到的是阿黑全身脫光，一絲不挂，在他的身邊，他好來放肆。但是人到底是年青人，在隨時都用着大人身分的阿黑行動上，他怕的是侮了阿黑，兩人絕交，所以心雖橫蠻行爲卻馴善得很，在阿黑許可以前，他總不會大膽說要。

他似乎如今是站在一掖菜面前，明知是可口，他不敢伸手蘸牠放到口邊。對着菜發痴是小孩通常的現象，于是五明沈默了。

兩人不作聲，就聽雨。雨在這時已過了。響的聲音只是宕上樹上的點滴。這已成殘雨，若五明是讀書人，就會把雨的話當雅謔。

過一陣，把花環作好，當成大手鐲套到腕上的阿黑，忽然向五明問道：

「鬼，裴家三巧長得好？」

答錯了話的五明，卻答應說「好。」

阿黑說，「是的囉，這女人腿子長，屁股大，腰小，許多人都歡喜。」

「我可不歡喜，」雖這樣答應，還是無機心，因為前一會兒的事這小子已忘記了。

「你不歡喜你爲甚麼說到她好？」

「難道說好就是歡喜她嗎？」

「可是這時你一定又在想她。」這話是阿黑故意難五明的。

「又在，爲甚麼說又？方才冤人，這時又來，你才是『又』！」

阿黑何嘗不知道是冤了五明。但方法如此用，則在耳邊可以又聽出五明若干好話了。聽好話受用，是女人一百中有九十九個願意的，只要這話男子方面出于誠心。從一些阿諛中，她可以看出自己俘虜的忠心，他可以抓定自己的俘虜的靈魂，阿黑雖然是鄉下人，這事恐怕鄉下人也懂，是本能的了。逼到問他說是在想誰，明知是答話不離兩人以外，且因此，就可以「坐席」，是阿黑意思。阿黑這一月以來，她的需要五明，實在比五明要她還多了。她不是飽過的人！縱有好幾次，是真飽過了，但消化力強，過一陣，又要男子的力了。愛情能够增加情慾的消化，所以雖然慾望表現來得慢一點，可是在需要方面，還可以說是更來得饒

了。在另一方面是她爲了顧到五明身體，所以不敢十分放縱。

她見到又把五明急了，就說那算她錯，陪個禮。

說陪禮，是把五明抱了，把舌放到五明口中去。

五明笑了。小子是在失敗勝利兩方面，全都能得到這類賞識的，吃虧倒是兩人有說有笑時候。小子不久就得得意忘形了，睡倒在阿黑身上，不肯站起，阿黑也無法。壞脾氣實在是阿黑養成的。

阿黑這時是坐在乾稻草作就的墊上的，草是五明喊長工背來，拿到這來已經是半個月，半月中阿黑把草當床已經有五次六次了。這柔軟床上，還撒得有各樣的野花，裝飾得比許多人洞房還適用，五明這小子若是詩人，不知要寫幾輩子詩。他把頭放到阿黑腿上，阿黑坐着他卻翻天睡。作皇帝的人，若把每天坐朝的事也算在一起，幸福這東西又還是可以用秤稱量得出，試稱量一下，那未必有這時節的五明享福！

五明斜了眼睛去看阿黑，且閉了一隻右眼。頑皮的孩子，更頑皮的地方是手頂不講規矩。五明的手不單是時時有侵犯他人的慾望，就是侵犯到他自己身上某一部分時，用意也是不好的。他不知從誰處又學來用手作種種表情的本事，兩隻手——兩隻乾乾淨淨的手，偏偏會作那些骯髒東西的比擬。就是每次都得被阿黑帶嗔的說這是不耍臉，仿佛這吐實也不生多數力，且似乎阿黑在別的一笑的情形下還鼓勵了這孩子，因此「越來越壞」了。

「鬼，你還不夠嗎？」這話是對五明一隻手說的，這手正旅行到阿黑姑娘的胸部，徘徊留連不動身。

「這怎麼能說夠？永久是，一輩子是，夢裏睡裏也是還不夠。」說了這隻手就用了力，按了按。

「你真纏死人了。」

「我又不是妖精 別人都說你們女人才是妖精，纏人人就生病！」

「鬼 那你怎麼不生病？」

「你才說我纏死你，我是鬼，鬼也有病嗎？」

阿黑咬着自己的嘴唇不笑，用手極力搯五明的耳尖，五明就做鬼叫。然而五明望到這一系列白牙齒。像一排小小的玉色寶貝，把舌子伸出 做鬼樣子起來了。

「菩薩呵，救我的命。」

阿黑裝不懂。

「你不救我我要瘋了。」

「那我們鄉裏的人成天可以逗瘋子開心！」

「不管瘋不瘋，我要……」

「你忘記吃傷食了肚子痛的事了。」

■

■

「這時也肚子痛！」說了他便呻，裝得儼然。其實這治療的方法在阿黑方面看來，也認爲必需，只是五明這小子，太不懂事了，只顧到自己，要時嚷着要，够了就放下筷子，未免可惡，所以阿黑仍不理。

「救救人，做好事囉！」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好事。」

「你不知道？你要我死我也願意。」

「你死了與我甚麼益處？」

「你歡喜呀！你才說我瘋了鄉裏人就可以成天逗瘋子開心！」

「你這鬼，會當真有一天變瘋子麼？」

「你看吧，別個把你從我手中搶去時，我非瘋不可。」

「嗨，鬼，說假話。」

「賭咒……若是假，當天……」

「別歇能，我只是說你現在決不會瘋。」

五明想到自己說的話，算是說錯了。因爲既然說阿黑被人搶去才瘋，那這時人既在身邊，可見瘋也瘋不成了。既不瘋，就急了阿黑，先說的話顯然是孩子們的欺話了。

但她知道阿黑脾氣，要作什麼，總得苦苦哀求才行。本來一個男子對付一個女子，下蠻

得來的功效是比請求爲方便，然而氣力渺小的五明，打也打不贏阿黑，除了哀懇是無法。在懇求中有時知道用手幫忙，則阿黑較容易投降。這個有時五明記得，有時又忘記，所以五明總覺得摸阿黑脾氣比摸阿黑身上別的有形有蹟的東西爲難。

配不到用手，也並不是完全配不到，只是有個時候阿黑顏容來得嚴重點，五明的手就不大敢撒野了。何況本來已撒了一小時的野，力量消磨到這類乎「點心」「小吃」的行爲上面早去了一半，說是非要不可也未必，說是飢饉到發慌也未必罷。

五明見阿黑不高興，心就想，想到纏人的話，唱了一首歌。他輕輕的唱給阿黑聽，歌是原有的往年人唱的歌。

天上起雲雲起花，

包穀林裏種豆莢；

豆莢纏壞包穀樹，

嬌妹纏壞後生家。

阿黑笑，自己承認是豆莢了，但不承認包穀是纏得壞的東西。可是被纏的包穀，結果總是半死，阿黑也覺得，所以不能常常儘五明的興，這也就是好理由！五明雖知唱歌卻不原諒阿黑的好意，年紀小一點的情人可真不容易對付的。

唱完了歌的五明，見阿黑不來纏他，卻反而把阿黑纏緊了。

阿黑說，「看哪，包穀也來纏豆莢！」

「橫順是要纏，包穀爲甚麼不能纏豆莢？」

強辭奪理的五明，口是只適宜於作別的事情，在說話方面缺少那天才，在另外一事上却不失其爲勇士，所以阿黑笑雖是笑，也不管，隨即又在阿黑臉上作獸事，用口各處吮遍了。阿黑于是把編就的花圈戴到五明頭上去。

若果照五明說法，阿黑是一它糖，則阿黑也應當融了。

阿黑是終于要融的，不久一會兒，軟化了。不是爲天上的日頭，不是爲別的，是爲了五明的獸，阿黑融倒草上了。

爲甚麼在兩次雨裏給人兩種心情，這是天曉得的事。五明頭子真煩了。煩了的五明，這時坐在罈子上笑，他想起阿黑融了軟了的情形，想起自己與阿黑融成一塊一片的情形，覺得這時是又應當到後坡洞上去了。（在那里，阿黑或者正等候他。）他不顧雨是如何大，身縮成一團，藏到斗笠下，出了油坊到後坡洞上去。

（阿黑小史之某章）

莎士比亞時代之英國與倫敦

梁實秋譯

(W. A. Neilson and A. H. Thorndike: Facts About Shakespeare.

Chap. I.)

莎士比亞是生在一個變動的時代。在宗教上，政治上，文學上，商業上，以及日常生活的習慣，和思想界上，他的一生都親見其不斷的變更活動。伊利沙白即位的時候，那正是他誕生前六年，英國大部分還是信奉天主教的，九個世紀以來就是如此；但是當地死了以後，英國變成信奉新教的國了，等到莎士比亞死的時候，英國又漸漸變成清教的了。新教改革運動已經完成了思想習慣及信仰上的革命。教會的權威已經被聖經代替了，就是莎士比亞同代的人所精譯的那部「英國聖經」，在他生時，英國已有國家的統一，且享受得未曾有之國際的重要。西班牙艦隊殺得大敗，英格蘭與蘇格蘭實行統一，最初的殖民地也在美洲成立了。比這個更爲革命的事實，便是在文學及思想上英國也表白了他的國家的偉大。緊隨着希臘羅馬文學之再現而發生的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在這個世紀的早年就影響到英國了，不過是在伊利薩白就位以後這影響纔產出全部的收穫。此後五十年中人才濟濟，可以表示英國的優美

的天資。無限的企望，和新奇的競求，——例如詩裏面的斯賓塞，哲學裏面的培根，神學裏面的胡克。在商業裏，和在文藝裏一樣，也有同樣的活動與更新。這個時代是商業發達的時代，奢侈與享受都在增進，有力之商業階級是在發展，有大資產的勃興，亦有大慈善事業的敷設。無論你的身分，家世，職業，住處，宗教，教育，或產業，是如何，在一千五百六十四年你總比你的祖先有較好的機會去改變一下；並且有較比從前更多的機會，使你的兒子把他的所承繼的再為擴大進展。許多年來，個人是被禁錮在商行教會或封建制度裏面；如今束縛散開了，新的機會激發起人們的勇敢創造與野心。伊利薩白時代之航海者的事蹟，有一種探險的喜悅至今足以令人神往；不過所謂冒險和人事變遷，一般商人教士詩人政客也是如此的。在英國從前和以後個人都沒有這樣求名的機會。十九世紀中有工業革命，電汽之勝利，自然科學的發現，在思想與生活狀況之變遷的激烈一點上，是唯一的可與伊利薩白時代差可比擬的了。但即是這一個變遷的時代，比起莎士比亞生時之五十年，還較為少些促成個人的偉大之新的衝動。

莎士比亞的英國是一個農業的國家，約有四五百萬人口。本國可以自給，除非遇到荒歉的年頭，不能不仰仗外來的糧食；與農業同時進行的還有牧畜漁業與貿易，主要的貿易是和蘭人，但是後來也向許多方向發展。森林漸漸稀薄了，但是房屋還是木料造的；道路很惡劣，大城大縣都是海港。方言是很分歧的，不過中部各縣的語言在倫敦是成為標準的了，在

大學校裏以及印刷的書籍，也都很快的引用了這種語言。寺院與宗教派別全取消了，但是封建制度還是有勢力的，人民分爲若干階級，——貴族若干品級，紳士，地主，市民，與平民。但是從一個階級換到另一階級是常有的事；因爲有許多貴族因浪費而破產，許多商人因獲利而買地。雖然有刑誅，變亂，以及禍害不重清潔之城市的疫病，這還是一個和平鼎盛的時代。幣制是改良了，道路也進步了，稅徵也不過苛，國內生活較從前爲舒適平穩。書籍與教育都在開展。許多中等學校講授拉丁文，大學特爲貧窮學生設備，現在凡是受過教育的人，除了教會一途以外，有許多新的事業可做了。

斯特拉佛德，那時不過是一個有兩千人口的鄉村，不算得是在交通要道上，若和現在鐵路新聞紙電報的時代之同樣大小的許多城市比較起來，斯特拉佛德要算是與世界隔離得很遠了。連上附近的鄉間，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慘淡經營自己的事業。這個組合，其本身就是中古時代宗教團體的結果，所以處理個人的事務，絕少顧及個人的自由。對於反叛的僕人，懶惰的學徒，悍惡的婦人，橫行街巷的浪人，以及（一六〇五年以後）瀆喪宗教的罪犯，處治尤爲嚴厲。按規到禮拜堂，及固定的工作時間，都是必須的。凡是住所前面的街道不打扫乾淨的人，團體就要處以罰金（莎士比亞的父親就有一次被罰）；村中共有三十個酒肆，也要從嚴取締。斯特拉佛德與當時各城一樣，常常發生火災與疫病。貿易主要的要靠每星期一次的市场及半年一次的市集。斯特拉佛德并非與世隔絕，離大商場之珂文特利城不算遠，

離坎尼渥斯與渥維克也很近，離倫敦不過八十英里。

莎士比亞的英國是快樂的英國。至少較比起從前或以後任何時代之英國，現在總當得起快樂兩個字的形容，娛樂的時候是非常之多的。在斯特拉佛德就有拋球場射箭場，雖然當局規定這種遊戲的時間是很嚴厲的。人人都歡喜打獵，放鷹，鬥鷄，誘牛，跳舞，直到清教徒認為這種遊戲是不道德的時候才終止。青年的莎士比亞對於犬馬鷹獵無不通曉，雖然這些都是紳士階級的遊戲。大路上充滿了唱歌謠的人，乞丐，賣藝的，以及遊行演戲的人。英國鄉村差不多都早已就有一種戲劇的表演。一直到一五八〇年珂文特利一向演着「奇蹟戲」，並且職業的演劇團也時常到斯特拉佛德來，他們第一次立案表演，還是由巡官約翰莎士比亞（一五六八—一五六九）批准的呢。那時也不少何洛芬尼斯(Holofernes)或波頓(Bottom)（譯者按俱莎氏劇中角色）一般的人物，指揮一般學徒或同行做業餘的表演；莎士比亞或者還許看過一五七五年在坎尼渥斯舉行之最著名的御前演藝，那一次有加斯考恩的蘭詩，還有李開斯特扮演「深情」從樹叢中向伊利薩白講話，還有一位歌者扮演騎在海豚背上的阿立昂樂師。傳說的恐怕是不错，是喜劇演員的喇叭引得莎士比亞去到倫敦。

大致講來，那時候的鄉間生活大概也和目前偏僻地方相差不多。五十年前很多的英國的偏僻小村和十六世紀的是一般的迂緩的進行着。進取的機會從前和現在一樣的要在大城市中去尋求，不過十六世紀的城市不大像如今的城市罷了。

倫敦那時有不到二十萬的人口，表面上還是一個中古時代的城市，四周有防禦的城牆，以城樓爲防禦，以禮拜堂爲冠冕。城市中心是在泰晤士河之北，城牆作半圓形有二里之遙，東首自城樓起，西首至佛利特濠溝及勃拉克佛來。城牆有七個門通到北方，大路穿出城門達於鄉田，兩傍排滿着房屋。沿河西向是大宮殿，後面的建築物差不多是不斷的，沿着直達維斯敏斯特的土路。泰晤士河，出名的是魚和鵝，是當時交通孔道，充滿了各種的小船，上面橫着著名的倫敦橋。乘一個專門搭客的小划船，或是步行上橋，兩邊是兩排房屋，上面掛着罪犯的頭，你便可以跨過泰晤士河到南窪克。再往西轉，經過聖救主的建築及溫柴斯特主教的大廈，你不久就可以到班克塞得，這個區域裏全是此卑賤的住戶以及鬥牛戲熊的場所。城市中心裏是不准建立戲院的，所以不是建在城北的鄉間，便是設在河的那邊狗舍牛棚附近。莎士比亞等着履船划過擺渡到勃拉克佛來的時候，全城風景俱在目中，前面是那美麗的河的全景，再過去便是擁擠的房屋，禮拜堂的塔尖，老聖保羅的大塔。

倫敦的街道是很窄，陰溝是敞的，房子是木製的，沒有相當的水料供給，也沒有衛生的設備，所以常有火災與疫病。不過污垢與疾病也不見得比幾百年來更厲害；並且雖然有污垢與疾病，擁擠的街巷裏依然有豐富的生活。大宮殿都在城市中心之外，除了禮拜堂之外，市裏很少有什麼著名的建築。毀壞的寺院還佔着很廣的地址，但是都經很希奇的利用了，戲院最後算是找到了勃拉克佛來與懷特佛來的遺址。河濱路是一條很不平的路，從河旁宮殿的

後面起，經過查令克勞斯，以至白宮及維斯敏斯特的寺廟。城牆及護城河已失去防禦上的功效，並且建築物也常常向城外鄉間開展。鄉間是當時最時髦的娛樂的地方；有城市公園一般的效用。伊利薩白時代的人喜歡戶外遊戲，很少時候白晝在戶內的。商店都在大街上開着，齊破塞的空地及聖保羅之墓地好像是永遠擠滿了人。聖保羅禮拜堂雖然還是做宗教的禮拜用，但是已經變成一種城市俱樂部或是大眾聚會之所。不像在瑪麗當朝的時候，騾馬固然是看不到了。但是禮拜堂裏却變為大家談天論事的地方。墳園常常做為開彩票的場所，倫敦書賈也大半設肆於此。在東北角是最著名的保羅講臺，政府的意旨總是在那裏宣布，因為禮拜天傳教者在那裏講演的緣故愈發著名了。倫敦生活之形形色色在這裏充分的表示出來了。宮廷舉行之遊行與娛樂，遠方遣來的公使，法律院的法學學生，在佛蘭得服務過的老弱殘兵，搶奪西班牙載金船的航海者，靠着知識來到城中營生的大學畢業的青年，互相側目之主教與清教徒，來到酒館被暴徒驅去地產之青年紳士，腰纏金貫的富商，以大圓裙和緞領摹倣宮廷婦人之良家妻子，有染色的鬚鬚和寬大短褲之宮廷的花花公子，易於暴動之懶惰的學徒，因負債而身繫囚獄之窮詩人，——這些不可勝數的形形色色，讀過伊利薩白時代的戲劇的人大概無不知曉。常常在商業發達的時期，奢侈總是流於怪麗。多少男子，情願變賣良田去穿一件值錢的衣服。服飾變為毫無義意，競用極大的綉領，圓裙，和短褲，並且用極艷麗的顏色和珠石。爲了宴會娛樂及假面戲不惜糜費巨資，尤其是在哲姆斯第一世的朝代。清潔是不講求

的，麝香代替了沐浴，即是伊利薩白皇后客廳裏地板上也鋪着不常翻新的葦蓆。但是生活的享樂及奢華却是增進了，并且發展到各階級裏去。煙草，馬鈴薯，叉子，都是在莎士比亞的時候首次輸入。建築也進步了，街道放寬了，馬車已經是很平常的了，甚致引起一般的詰難與怨憤。有些詩人固然有許多時候消磨在負債者的獄裏，但是一般人的生活是很安適的，有些演戲的還發了大財呢。

勤謹的學徒凡是不為遊藝劇院裁縫及酒店所誘惑者，也自有他的報酬。這是一個商業發展的時代，如同德國與美國在前一世紀那樣。銀行家買辦及商人贏得了大的財產，并且還要講求保守之道。因勤儉精明之所獲差不多都够買一個勳位了。古的東方及新的西方的商賈，都雲集於倫敦碼頭，人人都想冒險一試。倫敦商人能捐贊擁護亨利第八的政策，并且他們的財富能供給遠征佛蘭德的費用，并且捐助抵抗西班牙艦隊的海軍軍費三分之一。這時候也是建樹偉大事業及慈善事業的時代。格來善爵士建築了交易所，米德頓爵士捐贊給新河水源，還有許多人捐助醫院。財富既然增進，各種職業也都發達，尤其是法律事業。法院的客寓擠滿了學生，然而却也有許多捨棄法院而就戲劇。俠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商業的時代正在開始。在伊利沙白時代沒人能靠軍隊事業贏得多大的美譽。教會，法律，銀行，商業，即是政治與文學都是爭名奪利的較好的途徑。

在伊利沙白時代之倫敦，其宮廷之重要殊非吾人今日所能容易了解者。小小的城市的生

活完全受其支配。在全部人口當中，貴族及其屬從，朝臣及其隨屬，要佔很大一部分。宮廷的演劇便是當時的娛樂，閒談便是當時的政治。宮廷是遊藝的場所，禮儀的模範，是每人的恩人或壓迫者。沒人能不受其支配，有些很大的人物因為要求宮廷的歡心而潦倒一生。所以莎士比亞的戲劇裏所接觸的大半是一些皇帝皇后及其宮廷之類，這也無足怪了。在Tudor諸帝在位的時候，尤其是Elizabeth諸帝當朝的時候，宮廷中極力要中央集權，以便民間諸事均可由其直接處理。但是在倫敦這種集權運動遇處很強烈的反抗。政府是在全城財產階級之職業的代表的手裏，許多近代的市政諸問題都漸漸的須要政府來解決。法國時常和宮廷衝突；這個曾經擁護亨利第八及伊利沙白的城市後來終於變為協助驅逐Catholics之清教的倫敦了。

城市與宮廷的衝突，在戲院與劇團的管理上便充分表現出來了。演員沒有法律上的地位，除非貴族認他們做為僕役，他們纔能靠貴族及宮廷的保護以抵抗城市當局的反對。當局所以對演員能稍加顧慮者，也不過是因為劇團常常受雇在御前表演而已。這種反對的形勢一部分是根據道德的或清教的理由，而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對於三種危險的恐懼：火警，騷擾，與疫症。木質的建築已被法令所取締，木質戲院之火警的危險可由全球戲院及幸運戲院之被焚來證明。有資產的人，誰都怕羣衆的腐集；戲院常常是學徒暴動的地方。由觀劇之羣衆而引起的疫症是最大的一種危險。倫敦幾乎從來沒有免避過疫症，在一五九三年和一六〇三年

都受過絕大的損害。就因為這些理由，戲院是禁止在城市法權所及以內開設，被驅逐到城外偏僻的去處。最優的劇團時常在宮內排演，哲姆士第一世即位以後演員都直接的准做各皇族的僕役。所以演員是直接的受宮廷的管理，城裏也開設了幾處私家戲院。不過城市長久的反對而勝利終屬於宮廷，這並不能說是戲劇的純粹的幸運。

在一五九〇年戲院還是民衆的代表，因為是靠民衆擁護的；到了一六一六年就漸漸不能成爲國家的或倫敦的代表了，因為較爲靠賴宮廷及其隨從。勃拉克佛來戲院的門前真是車水馬龍，附近的清教徒受其擾鬧不淺，這確實是財富與奢華增進的徵候，亦足證明皇帝的權威的增進；而隣近清教徒之怨聲載道，也正是表示有一個很大的部分的人正在發展，他們是同樣的反對獨斷的宮廷，奢侈，與戲院。

莎士比亞生時還不會看到這樣清晰的派別分歧，也不會看到清教主義後來所揭櫫的那樣狹義的道德觀念。若以那個時代和現在比較，我們最深的印象恐怕即是當時的矛盾的現象。疾病污穢的倫敦，同時也是王孫公子爭研鬥富的場所。喜歡觀看殘酷的鬥熊或觀看天主教徒的殺害之民衆，同時也喜歡觀看莎士比亞之浪漫的喜劇。當時民衆較比如今的英國人是那樣的輕信而愚暗，那樣的凶蠻，孩氣，那樣的狡猾，然而他們做成民族的偉大的標準。裝飾怪麗的風流才子，能用一把刀刺進敵手的背裏，也能寫一首悔罪的情詩。人人都表示出奇異甚至不可解之歧異的品格，例如倍根，拉來，或是伊利沙白她自己。在戲劇裏也是情思與想像

混雜着恐怕與流血；然而這也無足怪，因為詩本不是遁世者的事業。試讀當時詩人的傳記——如塞來，外阿特，西德尼，斯賓塞，拉來，馬婁，章孫——這些人裏只有斯賓塞與章孫是壽終正寢的，然而章孫在決鬥時還殺死過一個人。研究伊利沙白時代的歷史與傳記的學者，還可以遇到比這些詩人傳記裏更奇怪的矛盾現象，因為罪犯鄙賤淫佚之事，時常是與想像的理想主義，知識的自由，與道德的尊榮，同時並存的。

意大利之文藝復興，混合着對於美，藝術，血，慾，及智識，之熱情，似乎是暫時遷到倫敦來了，與商業及清教同時鼎立。但是品格行爲及動機上之矛盾現象，在我們今日看來固甚觸目，然就上述之環境以觀，似亦可有充分之解釋。因教會及宗教之改革而生的機緣，新的教育與繁榮，新美洲的發現，古典的復興，全可以創出吾人在事業上之新的渴望。這種事業上之新的渴望就引到極端與矛盾了，不過同時也表示了人類心理之廣博，足供詩人之觀感與模擬。

在詩人的廣大的觀感的範圍以內，有一件很可注的關遺。伊利沙白時代，與她前三個朝代一般，在宗教上是一個辯難，更改，與迫害的時代。但是這些爭競辯駁壓抑與迫害，在英國人心中惹起絕大的擾動，而在莎士比亞的戲劇裏甚至全部伊利沙白時代戲劇裏却尋不出什麼反映。在愛德亞爾瑪麗的時代的戲劇裏，宗教的疑難是有份的，在伊利沙白時代的戲劇裏却沒有留下多少痕跡，即有亦不過是對清教徒的譏嘲。莎士比亞的戲劇似是忽略了當時最緊

要的事蹟。他的戲劇對於異教者，天主教徒，新教徒，都很客氣，對於清教徒與白朗主義者也只是微笑而已。他所描寫的歡樂的妻室的英格蘭，或是浮爾士塔夫之裁判，都好像是不被當時信仰及儀節的問題所搖動。固然當時文學裏有不少的宗教辯駁文字，但是以戲劇全部論却是非宗教的。這似乎恰好表示出來，當舊衣服已經剝掉而新衣服尚未製好的那幾年間，那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精神上的快樂，事業上的生趣。這時代在知識與想像上之絕大的活動，實在即是解脫束縛門戶信條階級之自由精神而已。一切事物都失掉了標籤，須要一些時間與辯難纔能得到新的。思想是自由的，不拘於什麼學派黨別或主義。你把捉到一個思想，自己也不曉得是足以使你成爲實際主義者，或浪漫主義者，或古典主義者，是天主教徒，或清教徒，或異教徒。經過幾百年來的禁錮，個性纔在思想上像在別處一般的充分發展。

但是沒過幾年這全成爲過去的了，你的生活的範圍及合於那個範圍的思想，都給你注定了。再過一世紀，英格蘭以流血及精神上的代價解決了信仰及政府的問題，終於得到一六八八年之調和的辦法。在莎士比亞的時候，固然也有確定思想的運動，也有些偉大人物想勸別人信從他們的思想并且獨斷一般人的信仰與行爲。但是當時似乎是一種風氣，以爲人是不同的，各有各的個性，他們的心思可以在自古即有的自由之中任意活躍。在這變遷的時代裏，近代戲劇得到了英雄成敗之新奇繁複的經驗的全景。

莎士比亞就在這個變遷的全盛時代和平的生活着，差不多同西德尼，拉來，斯賓塞，倍

根，馬婁，是同時的。就如馬婁在「巴拉巴斯」與「浮士德」的獨白裏一樣，莎士比亞看清了這個時代所能開發的新的機緣，由金錢方面或由思想方面。他很能利用當時之商業的發達，在他職業的可能以內獲得大利，購產致富。他不為一個事業或一個黨派而努力，他專心的研究人類。倫敦酒店中的醉漢。瓦維縣的村漢，最標緻的女人，都一樣的受浮爾士塔夫，道伯來，與羅撒琳，之創造者的仔細研究。與他的偉大的同時的人一樣，他能超脫當時一切的矛盾，因為他把他對於人性的研究譯成絕美的詩篇，而這些詩篇還能博得處在鬥熊場與妓寮之間的劇院裏的觀衆的歡迎！

(完)

阿拉伯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梁實秋譯

月內出版

這是八百年的一段風流案，一個尼姑與一個和尚所寫的一束情書。古今中外的情書，沒有一部比這個更為沉憫、哀絕，淒慘，純潔，高尚。這裏面的美魔玄妙的辭句，竟成後世情人們書信中濫調，其影響之大可知。最可貴的是，這部情書裏絕無半點輕薄，譯者認為這是一部「超凡入聖」的傑作。

塑 像

余上沅

第二幕

佈景——白雲蒼裏花園的一角。遠遠看得見奇形怪狀的山。花木前面有靠背木凳一條，坐在上面的是季青同珊瑚。

季青（捧着胸口。）噫！……噫！

珊瑚 姐姐，季青姐姐，這會兒痛得好點兒了罷？

季青 噫！……噫！

珊瑚 別這樣啦，姐姐，我怪怕的！剛才我不是告訴你了，昨天卜伯伯精神病發作的時候，半空中就彷彿是這樣一聲一聲的答應嗎？

季青 噫！痛，我的胸口痛，心痛。

珊瑚 再去吞一顆丸藥好不好？

季青 丸藥沒有用的。

塑 像

珊瑚 那末試試看，忘掉一會兒。——啊姐姐，你看，這些花開得多麼茂盛，多麼好看，多麼香。（折花。）

季青 是的。但是都趕不上往年了！

珊瑚 那只怪花兒匠不好，沒有好好的培養。一個人對他的身體也是一樣，總得時時刻刻加意小心，那末才一年比一年更加健康。姐姐，你說對不對？

季青 梅花，梨花，玫瑰，芍藥，茶蘼，那一樣我們都叫得出它的名子；這些花呢？這能怪花兒匠嗎？是花是鳥，一到了這弄潮山就都變了形象了，就都叫人莫名其妙。

珊瑚 住在這山上的人可不也都是叫人莫名其妙？況且，觀音堂的鬼怪大天白日有本事現形，有本事發出叫人聽見了毛骨悚然的聲音；這又是怎麼說呢？

季青 這個你倒不要去相信它。妒嫉，猜疑，那才是禍患的根由！……昨天是我的聲音，你信不信？

珊瑚 別瞎說八道！就冒兒人家要說你也有神經病了。我看這山裏的瘴氣太大，於你的身體很不相宜，趁早把剃度這件事放下來，回到西湖邊上去，多領略些湖山的清秀，包管你的健康就可以恢復了。

季青 快別再提西湖，——

珊瑚 噢！你今天也同媽媽一樣了，不願意提說西湖，幹嗎呀？

季青 唉，妹妹，說起來話也太長了，我也沒有氣力多說話。況且，過去了的事情，說它又有什麼益處？（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相片，摩挲端詳。）

珊瑚 姐姐，又是這個來了！唉，自從我看見你早晚不離手的這張小孩相片之後，我天天想問你，但是我總怕傷你的心，一直沒敢問。唉，我們兩個人總算是知己了罷，想不到你我中間還有這許多的隱秘——

季青 這並不是什麼隱秘，妹妹。

珊瑚 那末幹嗎不告訴我呢？

季青 好妹妹，你不用急，早晚你自然會明白的。

珊瑚 不成！你不說我不同你好了！

季青 好，我說我說。

珊瑚 啊，這將不如激將吧！

季青 唉，西湖是一個好地方是不是？沒有人不愛它的。妹妹，我也是爲了愛西湖，打算把身體沉到它的底下去啊！

珊瑚 把身體沉到西湖底下去？噢，姐姐！你是不是說你打算投水，自殺？幹嗎？幹嗎要自殺？

季青 幹嗎？妹妹，那個我可不能告訴你。

珊瑚 不能告訴我？姐姐，想不到你會把我當外人看待！

季青 又來了。把你當外人看待我這肯告訴你我曾經實行過自殺嗎？唉，這都有十一年了！

十一年以前，正是九月天氣，山上的草木已經是一半青一半黃了，一彎明月從疎林裏斜透出來，照出湖上一層密霧，回來遲了的鳥鴉，稀稀落落的叫破了這無邊的寂靜……
……妹妹，這一片情景，不用閉上眼睛，憑隱約在我前面呢！

珊瑚 那時姐姐還有幾分遲疑，所以在湖濱徘徊，沒有往下跳，是不是？

季青 不是。那時蘆葦後面，遠遠的還看得見一隻船，我怕有人看見。——妹妹，你知道這隻船上的人是誰罷？

珊瑚 我明白了，那隻船就是我爸爸的畫舫。不等你下水爸爸就看見你了，——

季青 不是。我跳下水去的時候，船明明是朝東開走了，那知道他們會繞過了蘆葦，活活的把我從水裏撈起來呢？唉！

珊瑚 你悔嗎？你以為爸爸不救你好嗎？

季青 一個人死了也就完了，多活一天多一天造孽的機會。

珊瑚 你不是就要剃度了麼？入了空門，就算打破了生死的界限了。——哎喲，我倒給你岔開了，我要問的是你「幹嗎」要尋自盡，「幹嗎」要投水自殺呀！——

季青 （向左指。）那是誰來了？

珊珊 回頭你得告訴我。

（肖帆手拍皮球，跳躍而上。）

珊珊 扔給我，卜弟弟！那兒來的這們好一個皮球？

肖帆 歐伯伯給我的，說是姐姐從前還玩過的呢。這小球兒真好，你越使勁拍，它越是跳得高。瞧！（回身看見季青。）咳，怨也在這兒！

季青 肖帆！……瞧瞧你這一身的土，可是摔了交了？這園子裏草地滑得很，走路總得小心一點兒，摔傷了可不是鬧着玩兒的。這邊還有呢，讓我一起給你拍乾淨。這，帶上一朵花。這嗎才像一個大孩子——像一個大少爺。

肖帆 謝謝您。可是我得去了，就會兒爸爸瞅着我在這兒可又得罵了。昨兒的事您還不知道？

季青 肖帆！別忙。我只問你一件事：你可知道你媽媽是什麼樣兒？在你心裏暗暗想念她的時候，你以為你媽媽應該是個什麼樣兒？

肖帆 媽媽——不，爸爸不准我說這些話的。唉，我——我想——不，爸爸快來了。

珊珊 姐姐，了智這東西怕有點奇怪，她拿你那張相片比卜弟弟呢。

季青 了智她——胡說，虧她會無中生有！你看，我同肖帆的相貌何常有一點兒像？

珊珊 唉，可憐姐姐於今瘦得什麼似的了。你們倆的相貌怎麼不像，拿你前五年來比？

季青 嗯！……嗯！

肖帆 您，您怎麼了？我怕。

季青 好，好了。肖帆，過來，我——

珊珊 聽！誰叫？

（秋帆樂平上。）

秋帆 肖帆，肖帆！啊，你在這兒！

樂平 巧極了！我正要找你。來來來，秋帆，這就是我的乾女兒，女詩人，吳季青女士。季

青，這位是藝術家卜秋帆先生。

秋帆 吳——女士。

樂平 季青，你的病好了些沒有？

季青 好些了，謝謝您。

樂平 那我們可以談談那件事了。珊珊，你跟卜弟弟到那邊去玩一會兒，我們有事。（珊珊

肖帆同下。）季青，這位卜先生不但畫畫得好，像也塑得好，並且近來還專塑佛像，

我想——

秋帆 樂平！我昨天不是已經給了我的回答？

樂平 秋帆秋帆，又來了！

秋帆 那是我的生性。

季青 哦，那是卜先生的生性！

樂平 你已經知道了嗎？

季青 那——那是珊瑚妹妹昨天告訴我的。我和卜先生一面不相識，就請求卜先生替我們觀音堂塑像，卜先生以為太冒昧罷？

秋帆 我倒不拘這些形跡。不過我從來不願意由人家出題目來叫我做文章。

季青 哦，卜先生從來不願意由人家出題目！

樂平 秋帆，這倒不見得罷。你想想，你為什麼從塑人物改到塑佛像呀？

秋帆 唉，「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樂平，請你不要引起我傷心了罷。

樂平 季青，沒有什麼，卜先生是個感傷派。——啊，瞧瞧你的顏色！怎麼了？胸口又痛起來了嗎？

季青 嗯！……嗯！（珊瑚背帆上。珊瑚急為季青捫胸。）不要緊。（強笑。）沒有什麼，好了。

樂平 秋帆，你可憐可憐這個病人罷，一個人只要志願可以達到，病也就立刻好了，精神也就立刻恢復了。

季青 卜先生，菩薩像塑成功了，不但可以達到我的志願，也許同時還可以達到卜先生自己

的志願。

秋帆 我有什麼志願？樂平，吳女士的話說得似乎奇怪一點，是不是？

珊瑚 那末……

季青 卜先生，我的話也沒有什麼奇怪。「曲終人不見，」又怎麼知道在菩薩像裏面不能反映出那個人來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我呢，可以因為菩薩的像而悟到解脫；在卜先生又何嘗不如此呢？剛才聽見說卜先生從塑人物已經改變到塑佛像了，那不是上了解脫的大路麼？

樂平 秋帆，有打碎自己作品的決心的人，不是同樣的可以有不打碎的決心嗎？

秋帆 決心！解脫！哈哈……有帆，你不是沒有母親嗎？認識你的人不都笑話你說你沒有母親嗎？好，哈哈……我如今來給你塑一個母親！素華，素華！我今天才知道怎樣紀念你了！塑像，塑像，明天一清早我就動工，你們看我三天之內塑成一尊觀世音的塑像！

樂平 罪過罪過！

季青 不。「觀世音有三十二現身：現佛身，現獨覺身，現緣覺身；如是乃至現龍身，現樂又身，現乾闥婆身；乃至現阿修羅身，現緊那羅身，現摩呼羅伽身。」卜先生對的，乾爸爸，塑像本可以不拘古人的成法，做到那裏是那裏，只要求自己心裏過得去。不

然，我們爲什麼不要王懷遠一班彫塑匠人，而要請卜先生這樣的藝術家呢？

秋帆 肖帆，再走過來，我還要仔細的看看你。呵，這裏是素華，這裏又是素華，——哎，不對，還有她的姿態呢，她的丰度呢，她那整個兒的精神呢？肖帆，跟我來，咱們回到屋子裏去再仔細的揣摩揣摩。咱們明天就動工了！（拉了秋帆，不辭而去。）

樂平 妙極了，真是個豪爽可愛的人！……季青，這會兒胸口不痛了罷？

珊珊 爸爸，您瞧瞧，姐姐滿臉的笑容，這當然是好了，沒有病了。

季青 是的，乾爸爸，我覺得心裏安定得多——我不到幾天就可以剃度了。

樂平 剃度是一件事，我們的詩社又是一件事。已經停了一個月了，從後天起，我們還是逢三逢八在怡朗軒會齊，明天我就叫張順送信給他們。

珊珊 爸爸，您剛才看沒看見媽媽同了智師父？

樂平 你媽媽同智師父？沒看見。她們不是在花廳裏看經嗎？

珊珊 唉！怎麼我剛才同卜弟弟走到那邊去的時候，看見媽媽同智師父從簾花迴廊裏穿過來呢？

季青 唉，一個人不能得到別人的諒解真是一件很大的痛苦！我再也想不到做詩可以引起誤會，更想不到剃度也可以引起誤會。

樂平 什麼誤會，我怎麼一點影子都不知道？

季青 我總相信我不是這弄湖山的人；一個極平常的女子，應該有自知之明，應該知道退讓，與世無爭。

珊瑚 姐姐，姐姐！你今天怎麼啦？

樂平 季青，十年以來，這是我頭一次聽見你說話夾雜意氣。在我們還不能絕對的心平氣和以前，我以為還是不忙剃度的好，做詩人和做尼姑是需要兩種不同的性情的。

珊瑚 姐姐，如何？剃度在你不是必須的，而且因為身體關係，你還是回到西湖去的好。

樂平 回西湖倒不必。季青，剃度的話到明年再說罷。

（忽然婉貞從花木後面跳出來。）

婉貞 剃度的話到明年再說，為什麼？

樂平 婉貞！

珊瑚 （同時。）媽媽！

婉貞 人家一片至誠，你倒不成全人家？樂平，我要問問你是何居心！

樂平 婉貞，你為什麼要躲在後面偷聽我們談話？這種行為，我以為你應該給我一個解釋！

婉貞 啊，應該給你一個解釋呀？了智師父！智師父，走過來！

（了智上，手捧鮮花一叢。）

了智 歌善人。理小姐。乾小姐！

婉貞 樂平，你怎麼越來越夯了！你們的女詩人病了，我特地親自摘了一叢花，算是我慰問她的小小一點兒意思。你一看還不明白！智師父，就勞駕把花遞過去吧。

季青 謝謝乾娘的美意！

婉貞 珊瑚，叫你不要到後邊來，乾姐姐有病。你倒跟她跑到園子裏來了！回頭讓觀音堂裏的鬼抓你！

珊瑚 媽媽，我陪陪她——我也是跟她摘花來的。

樂平 婉貞，婉貞！珊瑚不是個小孩子了，有話好好兒的說，瞧瞧她那可憐的樣兒！什麼觀音堂有鬼沒有鬼，壓根兒沒有那回事，你不信明天去看，卜先生還一個人在裏面塑像呢。

婉貞 你說觀音堂沒有鬼，好的，是你說的。那末，季青剃度了之後，她得搬到觀音堂的廂房裏去住！

樂平 季青剃度不剃度還要商量呢。

了智 對了！歐善人，剃度不是一件兒戲的事，總得主意拿定了才好。

婉貞 智師父！

季青 我的主意早拿定了。我從前不是明明白白的說過：「只要有誰能够塑一尊可以叫我看得中的觀音大士像，我就剃了頭髮，永遠在這白雲菴裏做尼姑！」

婉貞 這就算拿定了主意嗎？第一，觀音堂到今天還是空的。

季青 三天以後就不是空的了。卜秋帆先生已經答應了，明天就動工。

樂平 珊珊，我真糊塗，去，快去，叫張順問卜伯伯需要些什麼東西，趕緊預備。（珊珊

下。）

婉貞 還有第二步呀。要什麼樣的觀音大士像你才看得中呢，季青？

季青 好，我不問是什麼樣的了罷，反正我一等像塑成了就受剃度。智師父，請你規定儀式罷。

了智 我看是審慎一點兒的好。

婉貞 智師父，你就暫且答應下來有什麼要緊？回頭我幫你；哪，我們再商量，懂不懂？

了智 好罷。

樂平 唉，你們怎麼辦怎麼好，我是無可無不可的。

婉貞 自然！你不是只應該無可無不可嗎！

季青 乾爸爸，乾娘，智師父，我剃度的那天，我沒有別的要求，只有一件：請您通知弄潮山的人，無論男女老少，願意來觀禮的都來。一則呢，新塑成了觀音大士像得讓大家都知道知道，那末菩薩面前可以多些香火，信男信女也得一個瞻仰的機會，而且卜先生的藝術也可以藉此表揚表揚。二則呢，我剃了頭髮正式做了尼姑，也得讓大家知道知

道，那末對於我這個外路來的人，大家都可以放心，省得又憑空生出些妒嫉，猜疑。

婉貞 這個容易，這個容易，只消叫張順出去說一句，包管這弄糊山上的人沒有一個不來。

了智 不過——

婉貞 知道的，你儘管放心罷！

樂平 不用忙，還有幾天呢。季青，咱們上怡朗軒寫詩社的請簡去。還要預先商量好幾個題目呢。

季青 詩社我退出了，乾爸爸。

樂平 什麼！詩社也退出了？

季青 退出了。完了！

婉貞 阿彌陀佛！

（張順上。）

樂平 什麼事？是不是珊小姐叫你來的？

張順 不是，怨老。卜先生請老爺同乾小姐過去一會兒，說是有要緊的話商量。

樂平 啊？卜先生好的罷？

張順 卜先生好的，高興極了，一隻手拿着煙斗，一隻手拿着酒瓶，在那兒走來走去，自言

自語呢！這樣——（正要舉樣。）

■ ■ ■

樂平 什麼！你老糊塗了不是？——那末季青，我們去一賭好不好？

季青 乾爸爸說去得嗎？

婉貞 去，去，你們先去！（季青隨樂平下。）張順！（以手作勢，叫他跟去。張順下。

了智，你現在更不用耽心了，讓季青同卜秋帆走上一條路去，我們還有什麼不情願的，哈哈……

了智 那末他們兩人走上去的是一條死路？（婉貞掩上自己的口，意思是叫了智不要多說。彼此相視掙笑，分頭下場。）

——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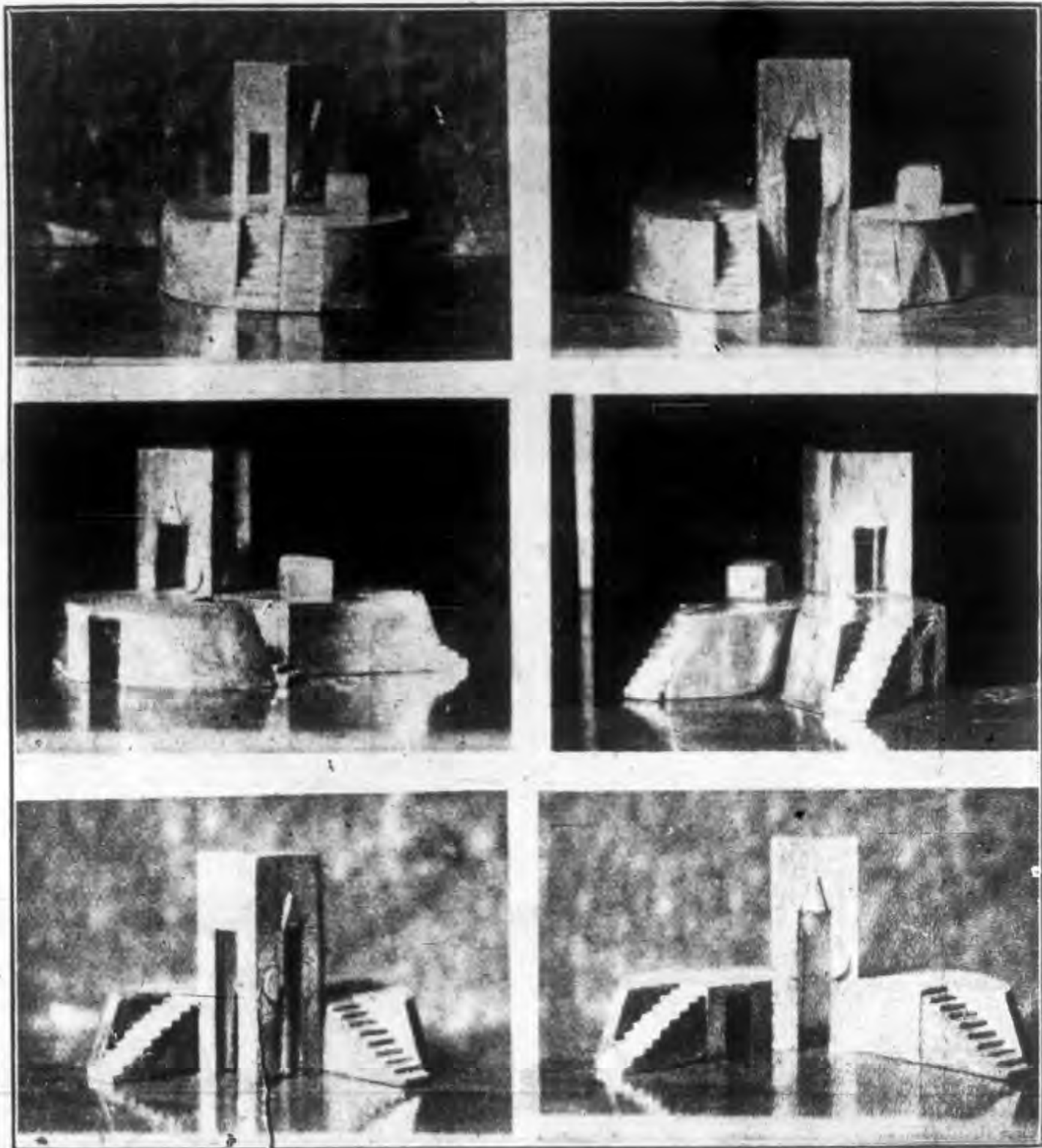
新月第七期要目

法國十八世紀的哲學	彭基相
牛津字典的貢獻	葉超
戒酒	胡適之
溜冰（小說）	許君遠
梧桐雨（元曲本事）	饒孟侃
詩	聞一多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潘光旦
阿麗忠中國遊記	沈從文
論中國與國語的異點	馮沅君
明李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考釋	徐景賢
大衛	方重

五件頭的布景

排演莎士比亞一類的古戲，劇院藝術家常常感覺一種困難：就是場數太多，背景太繁，更換太費時間。圖中所用的材料，只有五件東西：一件中心建築物，兩座圓檯，兩套台塔，然而因為聯合換合，再加以光影的點染，便生動活潑了。布景在精不在多，這裏我們又得着了一個新例。

（上沅識）



五件頭的布景

Wyaslaw Rehtarik

哲學的真價

彭基相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適村中富人將以明日懸匾於門，乃約於次日全至其門，讀匾上字以驗之。然皆自恐弗見：甲先於暮夜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門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誤否？主人曰：誤則不誤，但匾尙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者何也？嗟呼！數尺之匾，有無不能知也；况於數分之字，安能知之？聞人言爲云云，遂而云云，乃其所以爲大誤也！」（見崔述考信錄提要卷一）

這雖然是一個故事，哲學的真價值也可以說是在這一個小小故事當中完全表現出來了。無論古今的哲學家對於哲學的意見有怎樣的不同；無論現在的一般科學家怎樣菲薄哲學；無論一般俗人或講實際的人 (Practical Man) 怎樣譏笑哲學；但是哲學對於破除這種「聞人言爲云云，遂而云云」的大貢獻，是互千古不滅的。那些外行誤會了哲學，我們不怪他們；那些藉哲學來吃飯的教師，我們也原諒他們。但是更不能將哲學的真價值闡明出來，那倒是學哲學的人真正放棄了他們的責任了。

哲學究竟是什麼？這一個問題在本篇不預備討論：因爲即是討論也不會得着結果。我們要把自希臘的哲學家到現在的哲學家對於哲學所下的定義搜集起來，恐怕即是一本很大的書

也不容納；一個人有一個人不同的意見，並且還可以進一步說，每一個人的意見也只是他個人的意見。因此有許多人——特別是那些有科學癖性的人——譏笑哲學是無用的瑣談，無價值的辨論；並且他們以為哲學所討論的事件，多半出乎人類的知識範圍以外，就是想明白牠的價值也無從明白起。

哲學到現在不能有一個確定的範圍，這是我們承認的。不過我們要回想到即是所謂最確定的科學，如數學，物理學，他們確定的程度也只是暫時的；至於談到別種科學，那他們不確定的程度和哲學比較起來，也不過是五十與百步之間耳。並且哲學不確定的好處，這我們在後面再詳說。再者，那些譏笑哲學為無用的瑣談的人，這是他們一半誤會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一半誤會了哲學所要努力達到的好處。物質科學因為對於羣衆有用，所以羣衆歡迎牠。這種用處哲學固然沒有，不過因此就說哲學沒有價值，這豈是公平之論！

那末，哲學的價值究竟在什麼地方？

那些專講「實際」的人，他們只知道物質的需要。其實，人假使只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那和禽獸又有什麼多大的區別。所以在一個完全的社會當中，心靈上的需要並不比物質上的需要減少。假使什麼都上了軌道，一切也有了秩序，貧窮與災難又減少到最低限度，這仍然不能產生出一個有價值的社會——假使要是缺乏了心靈上的修養。即是在現在的這種世界，心靈上的需要也不比物質上的需要差。但是我們要是要求心靈上的需要，這時候

就不能不研究哲學了。所以就那些對於心靈上的需要不是十分冷淡的人，他們就覺得研究哲學不是徒徒荒費時間的事體。

孔子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這本是最自謙的態度，固然是很好。不過人雖不必強不知以爲知，但也不能自安於不知。研究哲學的人，固然一面不敢將不知的東西武斷的說出來，但是他一面也不是自安於不知。譬如你要問一個數學的問題於學數學的人，問一個礦學的問題於學礦學的人，問一個物理的問題於學物理學的人，他們一定不遲疑的能給你一個確定的回答。假使你要問一個相同的問題於學哲學的人，假使這個人真有哲學的態度，他一定會明白的承認他不能像別的科學家那樣能給你一個確切的回答。這到不是哲學家自謙，因為「不是」就是哲學的本色。不過哲學家不是安於「不知」，他總要想搜求一個最後的回答。這種態度原是人類知識活動的本來面目；不過普通人因爲惰性的習慣與所得的偏見所隱沒。惟有哲學他不肯受習慣的壓迫與偏見的迷惑，所以遇到了一件事，他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也就是哲學的真正價值。

凡是一種學問在未確定的時候，都是屬於哲學的範圍以內；等到達到比較確定的程度，這時候又另成立了一種科學。如天文學的研究在天文學未成立以前，是屬於哲學範圍以內的；牛頓(Newton)有名的著作起初即叫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又如心靈的研究起初也是屬於哲學範圍以內的；直到最近五十年才漸漸與哲學分離而成爲一種獨立的科學。所以有人譏笑哲學是一種不確定的東西；其實，不經過這一番不確定的陶冶與訓練，真正確定的東西也就不會出現。現在世界上不確定的問題還是很多；那末，談哲學也就不是什麼無用的費談。

有許多問題在許多普通專講「實際」的人看來以爲是很傻的問題，他們覺得這些問題就現在人類的知識講就沒有解決的可能。例如宇宙究竟是一種有目的的結合呢？還是一種原子的偶然的聚集？又如意識是否爲宇宙的永久部分，在智慧中有無窮發展的希望呢？還是僅僅爲一個小行星中的一種偶然的過渡呢？善與惡對於人是重要，對於宇宙也是同樣的重要嗎？像這些問題都是哲學上的問題。這些問題也許是永遠不能解決，但是哲學家仍然是不憚煩的去繼續研究這些問題。因爲哲學家的責任，他只想叫普通人明白這些問題的重要，只想指出幾條達到解決這些問題的道路的可能。至於這些問題究竟那一天才能達到真正的解決，或者是永無解決的一天，這在哲學家他是不管的。所以哲學的任務只是想在宇宙當中保持一點純粹理想的興趣，不讓這點興趣爲那些專講「實際」與武斷的人所摧殘殆盡。

但是也有許多哲學家以爲對於這些根本的問題，哲學也未嘗不能給與一種確定的回答。例如宗教上許多信仰他們以爲就能嚴格的證明爲真。他們的態度也許沒有普通人的武斷，不過這類證實也只是少數人所說的證實；哲學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此。對於一個問題，尤其是像

這種根本問題不給與確定的回答，取一種研究的態度，這才是哲學的真正價值。

凡是沒有哲學素養的人，他們的生活完全為習慣的偏見所桎梏。一個人要是只在習慣當中過生活，他對於周圍的環境只能順受，不能發生疑問；換言之，他只要知其當然，不要知其所以然。這種人看宇宙間的事物多半是一定的，有限的；普通的事物對他是不會起什麼問題。假使這個人有了哲學的素養，那剛剛相反，即是日常遇到的事物他都要對之發生疑問；蘋果落在地下，壺蓋讓蒸汽力量衝開了，這是人人所遇到的事件，但是牛頓與瓦特對之就發生很大疑問。雖然哲學家有時不能給他的疑問以滿意與確定的回答，但是暗示出解決這種疑問許多的可能。這種暗示就能使人從武斷的專制中解放出來。崔述說：「余生平不好有成見，於書則就書論之。於事則就事論之，於文則就文論之，皆無人之存見。」他又說：「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哲學最大的功勞，就是要破除這種「人之存見」，破除這種「好以己度人」的情感。擴張人的胸襟，使人由偏見當中解放出來，這就是哲學最大的價值。

研究哲學不僅能破除「我見」，並且能解放「私見。」凡人要是生活在本能與衝動的範圍以內，那他的眼光總不出他私人的關係以外？換言之，總不免為「私見」所局限。哲學的生活剛剛相反，是要「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處處用「鳥瞰」的眼光注視周圍，默想的思慮反省已往。所以為本能與衝動所拘束的生活，是一種煩燥與桎梏的

生活；有哲學素修的生活是一種平靜與開拓的生活。在這種廣大悠久的宇宙當中，帶着近眼的生活早遲要不能存在的；好像看守砲臺的戰士，遠處的要隘早被人佔領去了，處在四面包圍的敵人當中，雖然他能十分明白附近的情形，但是最後仍不能不跪在投降的旗幟下面。

要想脫離這種本能的生活，只有從事於哲學的默想 (Philosophic Contemplation.) 哲學不是有意要將世界分成兩個對敵的營壘——友人與仇敵，互助與競爭，善與惡；牠是要用不偏不私的眼光來觀察宇宙的全體，來批評宇宙的全體。所謂「公而不當，當應為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越物而不兩」，這就是哲學對於宇宙一切真正的態度。哲學不是要證明宇宙間其他一切都與人有直接的關係，換言之，不是證明宇宙是一個「人化」(Anthropomorfismus) 的宇宙；牠只是想將所獲得的一切知識用來擴大「自我」(Self) 這種擴大只是一種知識的活動，並不是用那些「萬物皆備於我」的籠統的名詞假裝是自我的擴大。並且要用「人化」的態度來擴大「自我」，「自我」實際上是不能擴大的，這在歷史上都有證明。古代研究天文學的人都相信星相學，以星體的運動與人生總有直接與重要的關係。中國現在那些談星相和風水的人，還能告訴你那一天是黃道日子對於你有利，那一個墳墓是葬在龍口裏面，將來要出真命天子。所以這種「人化」的態度不僅不能擴大「自我」，並且是「自我」擴大的障礙。用哲學的默想來擴大「自我」，那剛剛是相反；起始雖於「自我」無關，但是非經過這種「非自我」(Not-self) 的偉大，不能達到真正「自我」的擴大。現在的天文學

能預先告訴我們風雨晴暖的氣候，能使我們與別的星球發生關係，我們「自我」的擴大較之古代真不知幾千萬重了。但是要問那些發明天文學的人，他們起初是不是以為「自我」為中心。現在自然科學家在實驗室裏試驗或研究，他只尋求事實，只從事默想，結果「自我」的擴大有非我們想像所能及。只有哲學的默想能使「自我」擴大胸襟，神遊乎無窮的宇宙之間；只有哲學的默想能使人化除私慾，公平的考察一切真理。

在哲學裏面現在有一種很大的趨勢，即是說人是衡量一切的標準。真理是人造的，宇宙中的空間與時間都是人類心靈的產品；他們並進一步說，假使這些東西要不是人造品，人怎樣能知道這些東西。這種見解不僅是錯誤的，並且也為「自我」解放的障礙。這種處處用倫理的色彩來討論一切，處處總以人為標準，實在是還未脫離中世紀傳下來的人類中心的世界觀。照這樣推下去的結果，所謂知識不是「我」與「非我」的聯結；只是一些偏見，習慣與欲望，把我們和我們以外的世界築一層高不可攀的厚壁。莊子說：「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我也要用這幾句話送給這一派的哲學家。

純粹默想的哲學剛剛是相反，他們尋求興趣於「非我」(Not-I)的擴大中，無論是客觀與主觀。在默想當中凡是屬於私人的，依賴習慣或慾望的，都能擾亂客觀，破壞聯合——這種聯合就是知識要從事尋求的。「我執」(用佛家的名詞)既是主觀與客觀間的障礙，所以也就成了知識的牢籠。真正自由的知識是「公而不當(應作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

趨物而不兩，「既無「此時」與「此地」的限制，亦無「人執」與「我執」的區別；不僅要破除盲目的信仰，並且要消滅傳統的偏見，只是為知識而求知識，不把知識當作一種手段。由感覺而得來的知識固未可厚非，不過較之由純粹思想而得來的知識，價值究竟差得遠，因為那種知識多少帶有「我執」的色彩，多少總使人不能脫離感官的桎梏。

一個人的心靈就要能對於這種大公無私的哲學的思想有了習慣，同樣他的行動與感情也就能大公無私了。在哲學的思想中，大公無私是求真理的唯一的精神；凡是具有這種精神的人在行動上他定能主張公道；在感情上他定能有博愛的精神。所以哲學的默想不僅能擴大吾人思想的範圍，並且能擴大吾人行動與情感的範圍；是要使我們不僅只做一個用人力劃成的國家的公民，並且要做一個公而忘私的宇宙的公民。真正的自由只有能在這種宇宙的公民中得到；要想脫離範圍狹小的希望與恐懼，也唯有努力做一個宇宙的公民。

現在將哲學的真價做一個結束：哲學的研究不是為回答任何確定的問題；因為就沒有一個問題真能有絕對的確定回答；所以研究哲學與其說是為確定的回答，還不如說是為問題的本身。研究這些問題的本身能使我們理想的觀念擴大，知識的想像豐富；那些封鎖思想的武斷決定也可以因此減少。經過這種偉大哲學思想的訓練，不僅養成一種公平的態度尋求真理，並且能有公道的主張為行為的標準，有博愛的精神為情感的慰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就是哲學真正的價值！

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二續）

Ellsworth Huntington 著
潘光旦 譯 意

三 饑饉薦臻的夏楚

荒年和生計的艱苦對於中國史上盛衰興廢的關係，我們在本文的第一篇「中國歷史中的迴環」裏已經提過。中國的人文狀態，一壁有滿洲和東南各省的進步，一壁有西北各省的退步，探本尋源，也是和饑饉的薦臻有重要關係的。荒年有淘汰的作用，北方每經一次荒年，人口的生態上就要發生一次大變動，有的死亡，有的勉強生存，有的移徙他鄉，別尋樂土；剩下來的大都是苟延殘喘，頑劣無能之輩，至於移徙出去的當然比較有能力些，但是移到附近城市中的。後來也不免死亡，惟有那些走得遠些，到滿洲或東南各省或別的比較進步的邊省的，才有重整生計的機會。在這篇裏，我們要研究歷次的荒年究竟怎樣行使他們淘汰或選擇的功用，至於淘汰後的中華民族作何狀態，有何特別的品性，我們留到最後第四篇裏再說。

又擴大又持久的荒年，在中國北部是常有的事，在滿洲很少，在中國南部，差不多從未

發生過。中國北部的雨水。大率集中在夏季的幾箇月內；要是來得遲一些，穀類的初期生長就得靠人工的灌溉。要是到陽歷七月還沒有雨，或雨水很少，這一年的收成就要絕望。這種情形在中國南部是可以說沒有的，南方的雨水要比較的勻稱些，並不限於夏季的月份內，在滿洲這種情形也不常見，那邊的溫度比較低些，所以地面的蒸發也比較不甚厲害，同時春秋兩季的陣雨，也要中國本部的北部要多。

大旱之外，中國北部又常有大水，這也是荒年的一箇原因。水災發生的區域往往就是旱災發生的區域，並且發生起來，又往往在同一的時期裏面，因為久旱的地方，一旦旱止雨來，這種雨便非同小可，真像翻江倒海一般。中國北部的山陵，又是石多土少，十分磽瘠，並且所有的樹林，已經砍伐殆盡，平坦的區域，又是平得非常；所以大水之來，便浩浩蕩蕩，一無阻滯，所以災情便越見得不可收拾了。我在各國遊歷過多年，足跡所經的平原亦復不少，但沒有見過比中國北部水災區域再平的了。數百哩之間，極目望去，很像無風的海一般，瞧不見一些波濤起伏。夏季大雨的時候，不上幾天，就可以造成一片一尺來深汪洋，望去毫無邊際。若再加上河水的汎濫，災情就越發重大了。河水從上流山陵之地流來，山勢既峻，山坡上的泥土又淺又鬆，一經大雨的衝擊，便都順流而下，所以河水裏而總是夾着多量的泥土。有的河身同兩岸一般高，有的竟高出平地之上，於是平日非預先築堤防堵不可。但往往就是有堤也不中用，只要水勢大些，就不免於潰決，使兩岸數十哩間都受到很大的損

害。

有時官吏營私舞弊，可以使水災的災情更加不可收拾。山東省城以北，有幾條歷次開掘的彼此並行的小渠，大約每隔三十里便有一條；他們的功用是在宣洩運河裏過量的水。平時無用的時候，渠口用泥土填塞，所以渠底是乾的。這一帶的土壤自然很值錢，據說每英畝可值美金二百元，即華幣四百圓，要是移到美國來，就等於值一二千元，因為美國的生活程度高，所以地價也相對的提高。這種值錢的東西，當地的貪官劣紳那有不理會的道理？他們就據為己有，教人在乾的渠底上耕種，他們便坐享其成。一旦雨來水發，照例應當把渠口開掘，把運河裏多餘的水宣洩出來，但是這些官紳們怎肯？這不是教他們幾箇月的心血完全斷送了麼？他們知道一有大水，便準有荒年，一有荒年，他們許多不正當的財源準要斷絕，別樁財源既都不保，他們又怎肯把這一樁輕輕的放棄呢？所以幾百年來，凡遇到這種官紳當道，這些渠口是不開的，一九二一（民國十年）那年就是如此。結果運河的水就汎濫出來，把附近的平原都淹沒了。可是官紳們的渠底，因為兩岸築着高高的堤，居然就沒有殃及。老百姓們的田地，比較渠底的面積要大什百倍，却盡成了澤國；裏面的收成，指望着要維持幾十萬口一年的生命的，也就完全斷送了。這種情形在中國沒有甚麼希奇，這可以說是出乎中國人的根性，因為要知道自私自利是中國最大的一個弱點；可以說也奇怪，一個人要是沒有這種畸形發展的自私心，也就抵擋不住那種慘酷的荒年，他有他的功用，我們讀到下文說明

白了。

河水汎濫的結果，不但把田禾毀了，並且把農民土做的房子也沖洗一個乾淨。我們不要以為凡是常患水災的地方，住家的房子一定造在高出平地的土墩上，無論水漲至甚麼程度，可以不致浸瀰。這當然是不確的，不要說在中國，就是在美國，又何嘗有這樣周密的防備呢？只要把災區受災後的情形打量一番，就明白了。水災是三年兩頭有的事。災民當水退歸來的時候，直是「手捏兩把皮，」窮苦得不堪言狀，他們第一件事是把水浸過的田地重新整理一遍，接着就要播種，又要造新的土屋。一刻千金，誰有這閒功夫來挑土墩；挑土墩是何等費工力的事，尤其是災荒之後，牛馬一類可以負重的家畜是找不到的，他們自己未嘗不想有一天好日子到了，他們可以留出工夫來挑土墩造新房子：可是好日子永不見到；只要連止兩年沒有水患，他們健忘，以為生活很安全了，可以無須另起爐竈。

關於挑土墩一層還有一小點該說的。中國平原一帶的人口稠密極了，就在平日，已經感覺到糧食的不敷分配；所以農民把田地看得異常貴重，寸金尺土，種植之外，不作別用。若為了造房子挑土墩，勢必將田裏的土壤減少，並且不免在田裏挖出洞來，無端添許多水窪，豈不是絕不經濟的事；因為少一分耕種的土地，就添一個挨餓的人。美國人幸而生長在一箇天惠厚的地方，生活上總是綽乎有餘裕，便很不容易體會到人口過度和生活程度低的痛苦與憂慮。

讓我們把水災的情形再描寫一下。大雨來了，地上就浸透了水，河水往上直漲，不久就汎到地岸上。水在地上積到一兩尺深的時候，秋收便完全無望了。接着房屋發生危險。他們本是曬乾的土磚做的，所以牆壁一着水就發軟。不上幾天，茅草的屋頂就把牆壁壓得東倒西嚱，終於整個住宅——整個村子——倒塌了爲止。這是水災區域常有的事，不倒塌的村落是難得看見的例外。要是村子四周築有堤壩，村民的安全還可以多保幾天，可是中國人墮性很深，平日對於這種防禦工程，往往不加修葺，任其剝蝕。加以自私心很重，無事的時候，誰都不肯出首，出首了也不能號召衆人，來做修理的事。所以千百年以來，災去災來，田禾的損失，產業的蕩焉無存，家庭的流離失所，動輒以千萬計。農民的牲口，最後也都不保，因爲農民把他們賣了好買糧食。

許多挨餓的災民就向沒有災的地方覓食，叫做「難民」。這「難民」的名目，二千年來，在中國佔有很大的地位，現在還是如此。那些損失了田禾，又損失了房產的，心無望礙，就立刻變做難民。有房產的也許有一些積蓄的糧食，可以敷衍一時，水勢略退，也許還可以在田裏挽回一些造化。他們大概可以度過秋天，但是到了冬天，許多也上了路了。有的難民要往外耽擱很久，才回去有事可做。田地一經水浸，就不容易乾。有許多直要到秋天乾燥的氣候「落正」之後，才逐漸乾起來，可是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下種了，就是白菜也種不熟，因爲很冷的冬令不久就來到。南方未嘗沒有水災，但災情之重，遠不如北方，此中就可

以尋出一箇原因。長江以南，有許多鹽鹼地可以在冬令下種，但以北就不行。

冬去春來，中國北部的災民有的還是不能着手耕種。因為大水屯積的時候，把土裏所大部分含有鹼性的化合物都分解了，水退之後，地上就添上一薄層白的沉澱。科學進步的人民也許會設法把這種沉澱用人工洗去，但是中國人對此，便一籌莫展了。他們只好等着，讓自然的勢力把含有鹼性的物質重新調劑一過然後着手耕種。因為這種土質上的變動，一時不易恢復原狀，難民欲歸不得，竟有在外流離至數年之久的。此外還有一種歸去不得的難民。水漲的時候，河流有改道的，這些難民的家宅田產，不幸恰恰在新河道中間，後來河水雖歸故道，可是凡屬河水流過的田地上，都鋪上一層細沙。細漠的面積往往很寬，黃河改道後遺下的沙有寬到數英里的地步。論起淺深，自幾寸到幾尺不等。但無論深淺如何，其不宜於種植大多數的農產物則一。細沙只有幾寸深的地方，還可以把他翻到土裏去，和土混在一起。這可是很費力的一件事，尤其是因為沒有牛馬的幫忙。並且即使做到了，這種泥沙混合的田地自然沒有以別的肥沃，將來的收成一定減色，少不得要多幾箇人有挨餓的機會。細沙堆得很深的地方，難民們一旦歸來，只好選略為淺些的地段把他整個兒的挑走，至於挑走的沙也無非是移東補西，堆在別的地段上；要不然就直接在沙地種果樹或其他可以在沙地裏生長却不能供給多量食料的農產物。結果，一部分的農民依舊不免挨餓，依舊不能不出去當難民，除非打頭就餓死了。水災可以損害土質的事實，別處也有，可是別處所受的影響，很少像中國

一般的厲害。有一位沽爾門先生告訴我，美國剛塞斯河流域裏在剛塞斯城迤西一帶的土壤，也受同樣的損失。剛塞斯河春天往往發水，水退之後。有時留下一層很深的細沙，數兩三年內種不熟馬鈴薯。低窪之地，細沙層的闊度，可以從五英里到十英里。

人口過剩和荒年兩件事，在中國二千年的歷史裏，是時來時去的。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一位韋爾特博士告訴我一段事實，從這段事實裏就可以窺見現代中國人口過剩的一斑了。離北京不遠，有許多小村子，他們在平時好的年頭，就只指望每年的收成祇供給他們九箇月十箇月；那裏的田地就根本不夠，換言之，他們生殖得太快了。秋收以後，他們就快快的把明年農事應有的預備功夫做完了，然後闖村出發，去覓食去。每家又把一部分的種子留了出來，剛穀來春播種和「青黃不接」期內維持生活之用。其餘就作秋盡冬初的糧食，等到喫盡了，他們就把門窗用泥磚封盡了砌，然後起身。泥磚而外，再無別的保障，是不消說的了。村民出發的目的不外比較殷實的城市或鄉鎮。到了那邊，有工就做工，沒有工，便討，偷，搶，甚至於結夥打劫；在人浮於事的中國，尤其是在冬天，平均一人派一事，不論那件事怎樣無聊，怎樣乏味，便十有九箇人要賦閑；結果，做散工的一途自然是沒有多大希望的。再不然，就簡直往遠處做移民去。可是中國北方人保守得厲害，走這條路的實在很少。他們但求苟延殘喘過了冬天，一等春天來到，便趕回家鄉去。離家有數月之久，但是「歸來池院皆依舊」，泥磚砌的門窗。絲毫沒有變動。這是全部情節中最有趣味的一段。因為大家都

窮得厲害，因為大家都承認出去當難民的必要。日子一多，居然形成了一箇新的道德觀念，

那就是說：盜不入泥封的房屋。你可以在路上當毒手，可以進有人的住家當小竊，也可以擄人勒贖，也可以明火執仗的搶劫，但是不能動半寸封門窗的泥磚。這便是韋爾特博士告訴我的話。沒有半句是我自己潤色的。韋爾特博士是在華北多年的老教士，所以對於當地居民的疾苦，十分熟悉。他後來又同我說，新近賑災的時候，曾經有人附帶調查過這一帶村民的智力，結果很壞，全部看去，恐怕都還不及平庸。恐怕者『朦朧』程度的低能高不了多少。這沒有甚麼奇怪。大部分是反撰擇的自然淘汰的效力，我在下文（第四節）不入就要說到。即使沒有這種淘汰的效力，一箇從出世那天就挨餓的人，身心兩方面自然也不會有充分的發展。

本節原文後半歷叙中國水荒旱災與荒年之類數，大都轉錄李美步女士英文中國經濟史中所譯舊籍中語，今不贅。他日印行單行本時，當補充之。



宇宙的回音

李惟建

(一)

上帝悄悄的放我在世上，
我便伸住小小的頭四望，
周圍全是光亮，全在歌唱，
快樂的空氣不息的盪漾。

我頭上橫跨着一條長虹，
憂愁未曾滲過我的胸中；
花朵們正在拚命的發紅，

詩

滿空中盡是狂蜂和飛蟲。

人們的心都在那裏微笑，
豺狼停了叫，虎兇息了嘯；
仁慈將世界的一切圍繞，
萬彙都在跳躍，全是微妙。

(二)

呀，我悲傷！悲傷來自何處？
啊，你為何來得這樣急遽？

詩

快樂呵，你爲何從此長去，
毫不留戀的給我點顧慮？

人生也不過是一個幻夢，
正像那高出雲霄的梧桐，
不久會遇着凜冽的朔風，
最終吹的它與枯木相同。

但是抑鬱仍在我的心中，
它像一條有毒的蟲，
在我的肺腑裏胡亂的衝，
霎時我的生命便會消融。

(三)

於是來了陣驚人的聲音，
它不是鳴琴，也不是呻吟；

它深深的發自人們的心——
永永的回響，決不會消沉。

五千萬的歲月都在靜聽，
無數的列星也都在細聆，
聽這芬馨而艷麗的疾霆，
發自宇宙的渾沌的無形：

大地上長遍了愛的花朵，
樹枝上結滿了美的水果，
塵寰中盡是同情的淚顆，
人們都在快樂樹下靜坐。

(四)

呀，世界，我曾經錯認你了！
我有耳，但聽不見鳴鳥；

我有眼睛，但看不見暗曉，
呀，世界，我曾經錯認你了！

現在我了解人生的奧義，
和人在世間應當做的事，
什麼是智慧，什麼是眼淚，
偌大世界演的是什麼戲。

我沉默的望着冥冥蒼穹，
緩緩的跪在低濕的草中，
唱出首祈禱歌寄給東風，
直等我這樣活潑的兒童，
變成了憔悴蒼白的老翁，
但我的生命仍然是青葱——
因為我的心永遠是鮮紅。

十七年十月三十日。

頌

甲辰

說是總有那麼一天，
你的身體成了我極熱的地方，
那轉灣抹角，那小阜平岡，
一草一木我全都知道清清楚楚，
雖在黑暗裏我也不至于迷途。
如今這一天居然來了。

○
我嗅慣了你身上的香味，
如同吃慣了櫻桃的竹雀，
辨得出櫻桃香味。

櫻桃與桑葚以及地莓味道的不同，
雖然道竹雀并不曾吃過
桑葚與地莓也明白的。

○
你是一株柳；
有風時是動，無風時是動；
但在大風搖你撼你一陣過後，
你再也不能動了。
我思量永遠是風，是你的風。

于北京之壑而藉齋中

我不願

陳 益

「瑪麗，瑪麗，你看，你看，

近船處波湧碧翻，

極遠處水天一綫，

西方掛着瑪腦盤，

碧濤上金光亂閃。

來，來，

到這兒來看，

到這兒來看。」

呵，謝謝你，

我不願看，我不願看。」

「瑪麗，瑪麗，你聽，你聽，

■

是那裏鼓樂喧闐？

那是誰人舞衣翩跹？

他們一個個都快樂無邊，

爲什麼你却靜坐寡歡？

去，去，

到那兒去玩，

到那兒去玩。」

「呵，謝謝你，

我不願玩，我不願玩。」

「瑪麗，瑪麗，你瞧，你瞧，

天邊的皓月彎彎一綫，

■

晚風緩緩的拂着闌干。

這交際室裏空氣太不新鮮，
料想你也是一樣的坐不慣。
走走，
走走，

到船邊去談，
到船邊去談。」

「呵，謝謝你，

我不願談，我不願談。」

「瑪麗，瑪麗，既然，既然，

既然是你什麼都不願，

我只好讓你靜坐此間。
那一邊已經舞影零亂，
此刻想必也夜靜更闌。
好好，
好好，

明天再見，

明天再見。」

「呵，謝謝你，

明天再見，明天再見。」

一七，八、廿四，太平洋舟中。

美國未行考試制以前之吏治

羅隆基

II 分贓制度下之吏治（一八二九—一八六八）

分贓制度「Spoil System」乃政黨或個人包辦公家官職權位之一種名稱。以俗諺喻之，則「政治上的清一色」之謂也。分贓制度的理論，「政治若佃獵，官職權位其捕獲品也。」分贓制度之標語，「誰贏誰得」『To The Victor Belongs The Spoil』

分贓制度非美國政治上之特產。歐洲列強，若英，法，德，意，等國在政治上固曾經過分贓制度的過程。直至今日，此項國家之政治，亦未完全滅絕分贓制度之痕跡。至於政治能力比較薄弱，政治進步比較遲緩之國家，今日在昏天黑地之分贓制度中者，固比比皆是也。分贓制度在美國政治史上，其生存期絕不以本文所論列者（一八二九—一八六八）為限制。吾輩絕對不能作砍斷鐵之判論，謂美國分贓制度降生於一八二九年，死亡於一八六八年。制度之發生，由微而著；制度之消滅，由顯而隱。特在本論之四十年中，分贓制度在美國政治上，猖狂放勢，霸佔全局。政黨取客。於此項制度，公然倡之，公然行之，絕無顧忌，絕無疑慮之點也。

分贓制度之發生於美國，論者多認定格克森「Jackson 一八二九——一八三七」為始作俑者之罪魁。史家以一八二九為美國分贓制度之開始紀元者，蓋亦在是。徵諸事實，分贓制度之浸入中央政治範圍，雖自格克森就任總統日始，要之物腐蟲生，病之伏基，由來已久。

美國開國初年，政制上之缺點，前文已指陳，今不再及。就事論事，一八〇〇年之際，分贓制度即已盤據紐約州政局。在一八〇〇年，民主黨「Democrats」在紐約州已紀律森嚴，規模大具，黨中有柏惡郎「Aaron Burr」者，乃民主黨黨部要人。在紐約州政治上，此公又民主黨前敵指揮兼後方策士。此公於政黨政治，別有信條，彼常謂：「吾輩政黨領袖，驅使選民，應如大將軍之指揮三軍。一令既出，不許反顧。」柏氏為訓練部從計，又制有柏氏條例「Burr's Code」。（注一）此項條例，即成為日後分贓制度之根本大法。其重要數條，節錄如下：

- （一）政治為佃獵，官職權位其捕獲品也。
- （二）忠於其黨，乃政客唯一的道德。倘惡魔為候選人，惡魔若係同黨，則應選惡魔。
- （三）黨員無論善惡，絕不能因忠於其黨之故，受任何懲罰或損失。
- （四）輿論應操縱，不得尊崇。
- （五）政治手段，在壓制賢能，扶植宵小。蓋為人所提拔者，必肯為人供應。賢能之弊，在政策政見上，不肯為人傀儡。

凡此，不過柏氏條例中精華部份耳。至於詳文末節，難以備譯。柏氏爲作法立制之人。本此法制推諸實行者，當待黨中後起溫卑然「Martin Van Buren。」溫卑然在實際政治方面，爲柏氏高脚門徒。一八〇八年，即乘乘柏氏遺教，起手經營黨務。用其師傳，寅緣州長衙門，竟以得官。以公家官職，作私人酬報，史冊所載，認此爲起點。（注二）一八一八年，溫卑然在黨部中結合同志，自成小派。在黨中把持政務，操縱要公。「凡一切推舉候選人問題，均須經此小派人物預決。此種預決，局外人勢在必從。」此即美國政黨政治中所謂「預選會」(Caucuses)之濫觴，同時即分職制度之矯始也。及一八二〇年，分職制度之在紐約已根深蒂固。是年華盛頓國會通過官吏任期限制案，謀之最急，持之最堅者，厥爲紐約州議員。細究底蘊，官吏任期，加以限制，則爵位傳舍，官職輪流，足以補粥少僧多之窮，更足以開植黨營私之路也。

一八二一年溫卑然由紐約政客，一躍而爲華府國會議員。柏氏條例Burrin Code經溫卑然之介紹，由紐約州而入首都。在溫卑然初入華府之際，新選議員，人微言輕，故分職制度之影響，尙未蔓延。一八二九年，溫卑然陞任爲國務卿，一八三七年溫卑然當選爲總統。於是大道之行，如水投石，分職制度之勢力無微而不入矣。

在溫卑然當選爲總統以前，格克森總統曾提議委派溫卑然爲駐英大使。當該案提出參院時，有人攻擊之曰：

「余信此公爲政黨包攬選舉之作僞人物。政黨包攬選舉，乃紐約特產，此公則紐約民主黨之領袖也。在歷代國務卿中，以黨見而能免部內職員者，此公復開其端……」。此本羅馬末年政治腐敗之現象。此制若長存，官職爵位及國家名器，若能聽從私人之自由搶奪，此一切官職爵位若隨總統選舉而搖動，國家政治必成不可思議之局面。華盛頓必與尹士坦丁比美矣」（注三）。

從此段言論中，吾輩即可斷定溫卑然在分贓制度上所負之責任。此種責任，在溫卑然本人及其同黨，固亦概然受之而不讓也。當參議院攻擊溫卑然時，同黨參議員馬涉『Maoy』在議院中爲之辯護，曰：「我輩固言行一致之人。既播得勝之因，自應享得勝之果。誰佔勝利，誰獲贓品。此項原則，吾又未能見其非是」（注四）。政治學上鼎鼎有名之標語「誰贏得」To The Victor Belongs The Spoil 卽源出於斯。至是分贓制度，確成美國吏治上公開之制度；至是，分贓制度，理論與實驗俱備矣。

溫卑然爲首先推行分贓制度之人物，已成美國史家之定論。格克森總統在分贓制度上之責任究何若，此本文應注意之點也。在門羅 Monroe 當選總統時，格克森曾致彼一函，末一段云：

「每當選舉之際，黨見極宜避除。現今已至消滅此妖逆——政黨精神『Party Spirit』——之時代。登用賢良，拔取真材，誠能如斯，必能剷除政治上已成之駭域，收拾政

治上已分之人心。凡爲大國元首者，絕不應黨見用事。元首之一舉一動，應不偏不倚。所當念及者，元首責任乃爲全民謀幸福，非爲任何部分人民圖利益也。循此道以行，必能整肅國綱，且爲一己留不朽之譽。用人行事，毋徇一黨意見。前人懿範，實導引也」(注五)。

一八二九年三月四號，在格克森就職演說詞中，彼又謂「包攬政權，與自由選舉，二者已不能同時並立。民意所向，即在改革此種包攬濫用之局。」

又臨終六星期前，格克森曾問其牧師哀德賈(J. A. J. J.)，謂：「吾死後，來世實備於我者，以何事爲甚？」牧師應之曰：「必在引用私人一點。即以阡的伊(Kentucky)一州論，凡前總統任用官吏，除一人外，均被罷職。即此一人之幸逃，亦係先行引咎自辭。」格克森應之曰：「終總統任期，真正爲我私人意見免職者，惟一人耳。此其人不過一郵局長。」哀德賈驚疑不信，格克森復以此語應。

格克森未被選舉總統以前，對於吏治，其言論若是；在位之日，其言論若是，退位之後，其言論又若是。格克森在分職制度上所負之責任，即此又可判定一二。

在格克森任內，吏治上之成績又何如者？據史冊所記，履任一月以內，被罷免之官吏，在百人左右，一年以內，被罷免之官吏，二千左右(注六)。從華盛頓開國以至亞丹斯之去位，此間總統六人，爲期四十年，統計被罷免之官吏，不過八十餘。格克森一月成績，即遠

遇前人。然此，又確非格克森在分贓制度上罪案之憑證。美國歷史家許納爾 Colver 對於此事之結論如下：

「格克森與溫卑然之友誼，前者受損甚多，後者得惠不少。當日格克森左右固皆媚諂逢迎之徒。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格克森在政治上人格江河日下，良有以也。格克森本身，固清廉自重。但不能逃左右之愚弄。彼輩以夤緣所得者，更因緣以逐利」（注七）。

總集上列事實以觀，分贓制度之直接負責人，當為柏哀郎與溫卑然。格克森任用溫卑然為國務卿，在分贓制度上有連帶之關係。如此而已矣。

分贓制度至一八三〇年間，已成公開制度，前文敘及。當日分贓制度下政治上恐慌狀況，吾輩又得言之。

當日退位總統亞丹斯 J. Quincy Adams 日記中，於分贓制度下之吏治，言之頗詳。茲節錄數則於下：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官場中更動辦法，彼輩取蠶食漸進手段。因此，彼輩可以延長政治上恐怖狀況。得官者為上屆選舉時奔走之流氓。一班無賴之新聞記者，均有功於大選，故均在錄用之列」（注八）。

同年四月廿五日：「政局上黨同伐異之事，依然猛進不已。受分贓制度直接之摧殘

者，固不計其數；因此受間接之壓迫者，亦不一而足。有陸軍部亨蕭H. S. H. 者，固格克森黨中同志，且選舉時曾有功勞之人也。三日終被免職。因以自刎而死。外交部有司美斯其人者，固部中忠誠供職之人也。因失位而病狂。此種例證，真不堪列舉」(注九)。

四月二十七日：「部官之事，仍猛進不已。波斯頓 Boston 紐約 New York 等處之稅務局，更換一空。繼任者完全為黨派私徒。造謠生事之記者，因各有所得也」(注十)。

五月一日：「人人有膽戰心驚，慄慄危懼之狀態。罷免之事，若年老，若縱慾，若無才，若失德，此中固偶有懲罰得其當者。今則罷免之事，一切都借此為口實」(注十一)。

當年華盛頓官途上風雨滿城之狀況，此項日記，又未能描寫盡致。巴頓 Patton 在格克森傳記中，謂當日「多數官吏，惟靜默以候命運。日暮公畢，輟私心禱謝，慶幸又得苟延一日矣。」此又確為當日政局之寫真也。

分贓制度實現後，發生吏治上之恐怖時代。此種吏治上恐怖時代之結果，吾輩又得言之。

(一) 援引之路既開，鑽營之風自盛。鬻官賣爵，吞款圖利之事，乃分贓制度下吏治必然之結果。從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七年，此四年間，侵吞公款案件，竟發生一百捌

拾三起。有當日紐約政客斯弗佛提 (S. S. S. S. S.) 者，奔走實錄，得為紐約稅務司官員。在位四年，其未入報銷之賬目，在二十萬元以上。再任四年，及其任終，出遊歐洲，家資達一百二十二萬矣。此一例也。何葉提 (Hoy) 乃溫卑然未得志時座下一律師耳。後得溫卑然之提拔，出任關稅員。數年之間，家資達三十萬。此種現狀，在當日為人所共知之事實，不能隱諱，亦不用其隱諱也。「誰贏誰得」固當日吏治上之標語也。

(二) 取舍既乏準繩，賞罰又無公道。因是才不稱位，力不濟事，政務停頓，要案擱延，又分贓制度下吏治必然之結果也。一八二九年七月某報記華盛頓之政況，謂：

「因選舉之後，官吏動搖之結果，有三十所房屋預定建築者，一概停工。又政治搖動結果，商業亦停滯澶澶。既不能賣貨，又不能收債。余聲與華盛頓城相識多年矣，前此固未有此狀態。……對近日吏治情形而不為之一動情者，直麻木不仁之人物矣。」

凡茲所言，不過格克森總統任內之情形耳。從此以往，分贓制度在美國吏治上尙有三十年之紅運。今茲三十年後之變遷，亦得於此簡述之。

一八四〇年選舉競爭結果，民主黨失敗，共和黨佔優勝。赫力菴 (W. H. Harrison) 當選為總統。大選之際，共和黨本以改革吏治為號召。於分贓制度，攻擊不遺餘力。及選舉得勝以後，赫力菴總統就任詞中亦嚴重聲明，謂：「民主國民之政黨，在監督政府，俾政府知尊

重法律，履行職務固爲必要。惟政黨之功用，亦應以此爲限制。逾此則過分，勢必發生意外之危險。」此外於前此總統，擅用威職權，引用私人一點，亦力加排抵。但赫力葆總統在位，不過五星期，即病歿。倘其不死，其在吏治上之設施，究爲何若，固無從證驗也。

戴納爾 Tyler 以副座資格，於一八四一年繼任總統。就任之初，即宣言「總統能官權，若不加以限制，行政長官操縱中央及地方選舉之事，且足以引起行政長官專橫跋扈之行爲」（注十二）。此外戴納爾於其致國會之週年政見書，亦極言總統妄用罷官權之弊害，極言限制此項權力之必要。至於戴納爾任內吏治成績如何，似又當別論也。歷任不四月，更換之高級官吏，在二百四拾以上。凡此，或可謂經過格克森及溫卑然總統任後，此種更動乃維持吏治上兩黨均勢局面之必要手續。一八四四年，戴納爾運動繼任總統。失敗以後，更爲「大放盤」式之官吏罷免，以資報復。言不顧行之譏，戴納爾亦無以自解脫也。史家謂赫力葆及戴納爾時代之吏治，無以異於格克森及溫卑然時代，是又的實之評。

自茲以後，共和及民主二黨，相替執權。每一總統就任之初，吏治上必有冠冕堂皇之文章。履任以後，一切設施，又依然故我。二十年中，（一八四四——一八六八）除林肯外，一班總統，均平庸人品，故在吏治上，除照例奉行分職制度外，亦無他可記之點。

林肯於分職制度，固深切痛恨之人物，惟廢奴問題，其嚴重遠過吏治改革，且在南北分裂之局勢下，林肯於分職制，又不得不暫爲退讓，以維持本黨人心。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三

日，華盛頓發出之新聞通信，謂：「白宮從上午八時，至夜深十二時，完全為謀官求事之人物所包圍。爲此之故，總統竟一事莫舉」（注十三）。又林肯之國務卿，關於當日吏治情形，有一段記載如下：「林肯政府，已履任一月，但內政外交，無一政策之可言。現在參院，日惟忙於包攬引撥之事，爲此之故，幾令現政府毫無餘暇以圖他事」（注十四）。

在林肯本身，履新一月後，亦有下列怨憤：

「我深望稍得餘暇，以應付南方問題。我自信我知南方之所求，更知何以應付其求。

惟一班宦途鑽營苟進之徒，令我無片餘刻暇，以應付他事耳。我今日之處境，誠如身在大廈中，於此端魚頭爛額自求不暇之時，彼端又正在烈火燎原也……」（注十五）。

林肯對分贓制度之態度，於上列怨憤中已表現。至其處置吏治之方策，又可於其當日與希磨 Seward ——當日之國務卿——函中求得之。彼謂「關於人民求差謀官之事，余之方策，惟「一視同仁」一語。君其本此旨以行」（注十六）。

同時吾輩於此極宜注意之點，則包攬官爵之事，前日權操黨人者，今則權移議員矣。蓋在廢法案爭持之際議員向背，有舉足輕重之勢。林肯爲聯絡人心起見，一切委用之事，每每就商議員。地方官員之去取，該地方議員意見，確有重要影響。分贓制度之運用不同，分贓制度之原則，則仍在也。

凡上所敘，乃分贓制度下吏治之大略也。倘無南北戰爭問題，分贓制度之命運，或即終

結於林肯之手，亦未可知。不幸林肯本身不暇及此，分贓制度，得以喘延數年。惟一八六八後，此制度之流毒，固已深結人民之怨怒。內戰之後，國人亟思澄清政治，以爲統一一上之勞永逸之計。於是分贓制度身當其衝矣。吏治改革之成功，在一八八三年彭德頓案之通過，而吏治改革運動之開始，則在一八七〇年，其詳下久言之。

今茲吾輩之應附及者。則分贓制度發生之原因，此則可供借鑑之處不少耳。

分贓制度之發生，源於法制上之缺點，不佞前文中已提及，且已指出二點：（一）憲法上規定命官權而不限制罷官權；（二）一八二〇年限制官吏任期案之通過。復次，則社會經過變遷，政治日趨複雜，此中又有令分贓制度發生之理由在也。美國開國四拾年後，經濟狀況日有進步，人口亦日見增加。一八二〇年美國人口，不過九百萬，至一八三〇年，已增至一千二百餘萬。人口既增，政務自煩。官吏數目亦因以增加，吏治上經費開支，亦因以增加。一八二五年，美國政府公費，不過一千一百萬元，至一八三三年，已增至二千二百萬元。因此，人民以作官謀生活者，亦日以加多。政局愈複雜，選官任人愈困難，此分贓制度發生之又一因也。

美國政黨展展。在憲法會議時代，雖稍有端倪；然實具體而微。及一八二〇年，格克森 Jackson 與克納 Henry Clay 各樹一幟，實爲今日民主與共和二黨之根基。此時之黨爭，已由空浮之政理而趨重於實際政治。政黨最後勝負，決於選舉，選舉之指揮者爲官吏，由是用官

爵爲酬報帮選之人，恃權位行包攬選舉之計。以私人充官吏，以官吏辦選舉，相因相生，因以開此分贓制度也。

一八三五年美國參議院組織委員會調查分贓制度之起因，報告中有一段謂：

「及至國家職位，不成公器，及至國家用人，不能因位取才，及至國家官吏之任期，以盡力黨務多寡爲判，則政治機關，爲作奸犯法之機關；國家官吏，爲卑污苟賤之官僚，此顯而易見之事實也。……」

此又分贓制度發生之一因也。

注一 Parton, Life of Jackson Vol III PP122—123

注二 The Spoil System and Civil Service Reform, By Dorman B Eaton
N. Y. 1881, P8

注三 Gale and Staton Debates Vol VIII Part 1, P1324

注四 Gale and Staton Debates Vol VIII Part 1, P1324

注五 15th Annual Report PP454, 455

注六 按此項數目，各書所言不同，可參觀

15th Annual Report P459

The Beginning of The Spoil System P. 5.

- 注七 J. m's Schouler,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V, PP269, 270
- 注八 Memoirs of J. 8. Adams. Vol V II P113
- 注九 Memoirs of J. 8. Adams. Vol VIII P113
- 注十 Memoirs of J. 8. Adam . Vol VII F144—145
- 注十一 Memoirs of J. 8. Adams. Vol VIII P149
- 注十二 Messages of presidents Vo IV P38
- 注十三 N. Y Daily Tribune, March 14, 1861
- 注十四 Work of Lincoln, Vol II 129
- 注十五 15 h. Annual Report, Vol I F657
- 注十六 Works of Lincoln, Vol I 1657

古史研究

衛聚賢著
實價八角

——蔡子民先生題封面——

這部著作裏引論的包括得有春秋左傳國語三書，每書都將牠的作期作地作者辯偽考證出來了。左傳一書證明出牠是卜子夏在魏地作的，國語一書證明出牠是左人郢和他的子孫在楚地作的，這都是發前人所未發的獨到處。

我們知道證據方法理論三大條件，是研究任何書籍都不能離開的，前人祇對於證據很注意，而對於方法却不大講究。這書除證據確鑿理論精到以外，方法之周密尤其是特點，例如其中引用統計圖表的地方有十餘處，和左傳部分的採用司法判決書式。

讀了這書，不獨對於春秋左傳國語的本身問題可以所解決，就是究研問題，也都應當採用這書的方法和態度。

讀論左傳與國語異點以後

衛聚賢

在第七期「新月」上馮沅君女士共引證了十五條來作討論左傳與國語歧異的根據，其中有十一條正在我所說的魯語晉語係採取左傳而作的範圍中。如果魯語晉語係採取左傳作的，何以又有這十一個歧異之多？她的話不但與我的主張不合，而且有推翻我在國語的研究中一部分主張的趨勢，因此我不能不趁此說幾句話。

她所據的第一例是聲子說楚材晉用的歧異，第二例是黃池會盟吳晉先後的歧異，第十二例是常棣作者的歧異，第十三例是宋城蕭蒙遺害的歧異。第一例與第十三例是楚語，第二例是吳語，第十二例是周語，這都在我說的不是採取左傳而作的範圍中，與我的主張正合，我不必再有所論列。

祇是她舉的第三例以為晉語說「十月惠公卒」，與左傳說「九月惠公卒」是歧異，却未敢贊同。

茲列二書前後相關的記載於左：

「九月惠公卒……」（左傳僖二十三年）。

「及河……二月甲午，軍于廬柳……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郟；壬寅，公子入

于晉；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左傳僖二十四年。）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甲午，軍于廋柳。……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郟；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于高粱。……」（晉語四第一段。）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三千人。」（晉語四第四段。）

茲將二書所繫的年月日列表于左：

事 項	書 別		日	月	年	備 考
	晉 語	左 傳				
惠 公 卒	晉語	左傳		九月	僖二十三年	
				十月	（僖二十三年）	
軍于廋柳	晉語	左傳	甲午	二月	僖二十四年	
			甲午	十二月	（僖二十三年）	
盟于郟	晉語	左傳	辛丑	十二月	（僖二十三年）	
			辛丑	二月	僖二十四年	

至自王城		公宮火		刺懷公		即位		入于曲沃		秦伯遷		公入晉	
晉語	左傳	晉語	左傳	晉語	左傳	晉語	左傳	晉語	左傳	晉語	左傳	晉語	左傳
		乙丑	乙丑晦	戊申	戊甲	丁未	丁未	丙午	丙午	甲辰		壬寅	壬寅
(二月)	(四月)	(正月)	三月	十二月	二月	十二月	二月	十二月	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二月
文元年春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三年)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三年)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三年)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三年)		(僖二十三年)	僖二十四年
即僖二十四年		晉語未記月									左傳未記此事		

讀論左傳與國語異點以後

按上表所列，除首一項「惠公卒」暫不討論外，第二項「軍于廬柳」，左傳有明文記在「二月」，晉語則記在「十二月」；按「十二月」與次年「二月」中間隔一個正月，相差為整兩個月；這明是左傳用周正，晉語用夏正。文公自王城歸，晉語記在「元年春」，左傳記在「三月……乙丑晦」後，晦為三月的終日，是文公自王城歸當在四月，四月屬夏，不能云春，晉語說是「春」，也可證明晉語用的是夏正。

晉語既用夏正，則首項的「惠公卒」，晉語的記載，亦當用夏正。按夏正與周正差兩個月，在周正前，依此推算，左傳記「九月惠公卒」，晉語應記為「七月惠公卒」，今晉語記為「十月惠公卒」不合。但按孟鼎，乙敦，伊敦，大梁鼎，秦公敦「七」字均寫為「十」，是晉語的「十」為古文「七」字。古文寫法「十」字立畫長。「七」字平畫長，二字以此別，當由篆文寫為隸書時，把「十」未改成「七」，後人仍當「十」用。即晉語的「十月惠公卒」為「七月惠公卒」。

晉用夏正，在左傳中所記絳縣老人計算他的紀年推算而知，並且晉地的竹書紀年也用的是夏正。是晉用夏正沒有問題了。晉既用夏正，左傳記晉惠公卒，也是晉國的事，何以牠用周正而不用夏正呢？這個問題在左傳中給我們留下一個很好的證據，就是：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旅，虢之責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

策，篝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左傳僖五年）。

按晉國童謠和卜偃的話均說是「九月十月之交」，何以在敘事文中就變成了「十二月丙子朔」了？這個問題現在的人有一好例子，如留學西洋的人，他用公曆用慣了，假如寫「國民政府於十七年九月一日實行禁娼，是以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後，南京市面不見娼妓行走。」他的「國民政府於十七年九月一日實行禁娼」一半是命令的原文，故可照抄為「十七年」，下邊是敘述她的結果，故可順手寫為「一九二八年」。那麼這「九月十日之交」等於「十七年九月一日」，「十二月丙子朔」等於「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了。左傳的作者卜子夏留學魯國，魯用周正，他用周正用慣了，是以在敘述夏正的地方，不知不覺的就用起周正來了。但國民政府命令原文為「十七年」而不是一九二八年，是留西洋的人不論用公曆怎樣慣，不能把命令原文的「十七年」改為「一九二八年」；是以子夏不能把卜偃說的原話「九月十月之交」改為「十二月丙子朔」的。

國語中記事繫以年月日的，獨晉語中文公悼公即位兩條。按文公即位左傳記的是周正，晉語記的是夏正，前已說過了。但悼公即位的月日，是否仍一為周正，一為夏正？如果左傳仍用周正，晉語仍用夏正，可知晉語是根據晉史記，而不是採取左傳的了。茲列晉悼公即位的月日於左：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左傳成十八年）；

「二月乙酉公即位。」（晉語八第一段）。

春秋於文十八年記「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按晉厲公被弑既在周正的正月，晉悼公即位當不是夏正的二月，因為夏正的二月為周正的前年的十二月；十二月時厲公尚未弑，悼公當不能即位，是左傳記「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用的是周正。晉語記為「二月乙酉公即位」與左傳同，是晉語也用的周正。但晉語「二月」的「二」字有點小小歧異，就是：

左傳成十八年本條下疏「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即位』。孔晁云：『二月即位，言正月者，記者誤也。』」（韋昭對此未注，當係韋昭所根據的本為「二月」，牠本有為「正月」的）。

按春秋於成十七年記「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於十八年記「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按「丁巳」至「庚申」為六十四日，「丁巳」既為「十二月」，則次年正月不能有「庚申」，當係周正於十二月後致閏（左傳於此有閏，係劉歆竄入，故不據）多一個月為十二月，故「丁巳」為十二月朔，經過十二月，至次年正月方有「庚申」。周正既有十二月，則夏正與周正相差兩個月，是周正的成十八年二月，應為夏正的成十七年十二月，云為「正月」實屬不符。

按左傳於成十七年載「六月戊辰士燮卒」，與晉語六第八段說「七年夏范文子卒」相

符；左傳於成十七年十二月記「攻卻氏」，與晉語同條記「冬難作始於三卻」相符；左傳於成十八年正月記「厲公弑」，晉語第六十段記「長魚矯……乃奔狄，三月（自奔狄至厲公弑爲三個月）厲公弑」相符。左傳晉語前段記載的均相符，不應於後段記載的差一個月，而且不是應當相差的數。

「十三」或「閏」字，均與「二」字筆畫差的很多，惟「正」字善夫克鼎爲「正」，無異數爲「正」，是「正」與「二」中間只差一個「卜」，即「正」與「二」是形近而譌的字。是晉語記悼公即位用周正，是根據左傳而作的。

晉語採取左傳作的，我在國語的研究中，已用比較文法學證明了，茲以晉用夏正，悼公即位也應用夏正，而反用與左傳相同的周正，這是晉語採取左傳作的，又添了一個確證。但文公即位的月日，晉語何用夏正，而未採取左傳；獨於悼公即位用周正，而始採取左傳呢？這是晉文公歸國未久，一舉定周，再舉破楚，三舉而諸侯服。這種創霸迅速而且偉大的爲後來所未有，後人羨慕他的，推求他所以創霸迅速偉大的原因，由於他出亡受過種種困苦，以把他記載起來。這種記載在晉國方面固然樂於宣傳，而在他國羨慕的方面也是好於搜求一讀。是以重耳出亡的記載偏地皆有，故晉語作者即根據此種宣傳品而記入用夏正的。悼公雖是復霸，但遠不及文公，晉國或有宣傳品，而他人未必去看，是以晉語的作者對悼公未有較左傳詳的史料可採，故祇得採取左傳而記周正。

俗話說「遠路和尙會念經」，可見普通人的心理，對於最負聲望的人，本鄉人的推崇遠不及他鄉人。孔子的行爲在魯國出產的論語不見得甚麼，而到了楚人作的魯語上就有識「土怪」「丕誓」「大人骨」的神話記載；是以重耳出亡事在晉國的左傳中祇記了約九百字，在楚國的晉語中却記了約有三千一百五十餘字，成爲一與三·五之比。但晉文公會大破楚軍於城濮，楚人若是宣傳的太過了，恐於己不利，是以晉語中記重耳出亡到楚，曾爲楚王「稽首。」

沉君提出「九月」與「十月」不符，這是晉語的作者根據晉史記原稿，左傳的作者因習慣成了自然，順手把原稿上「七」寫成「九」，是此歧異，有牠特別的原因，

沉君又舉的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五，第五，這七條例，都是文法上關係，不算甚麼歧異，茲言於左：

第四例說：「國語言晉公先殺箕遺等而後逐盈，左氏反之。國語逐盈於曲沃，左氏言於著。」

按晉語對於此事的記載，一爲總題，二爲分敘；分敘的內第一段爲議論，第二段爲事實。總題爲「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分敘第一段爲「謂陽畢曰……公許諾」第二段爲「盡逐羣賊，而使祁午……無內亂也」。第一段是解釋總題的「公遂逐羣賊」的原因，第二段解釋總題的「公遂逐羣賊」的事實，故「逐羣賊」羣賊

亦包括欒盈在內，即就是「逐欒盈」。是以「而使……逐欒盈，欒盈出奔楚」，即就是羣賊被殺，羣賊的主帥逃走。

左傳說：「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欒盈出奔楚。」晉語說是逐欒盈於曲沃，左傳說是著，總之，欒盈之逐，不是設法把欒盈執住的，故不論在甚麼地方逐，總有一凡戰爭，戰的結果，箕遺黃，嘉父司空靖，欒盈，董叔，邲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十人陣亡，伯華叔向籍偃三人被擒，黨羽既亡，欒盈不得不奔。孔子推崇伯華（大戴禮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都說孔子與銅鞮伯華爲友而不并世），子夏推崇叔向（左傳中對於叔向很是吹噓），是以左傳將此事歸罪在欒盈身上，故首書欒盈出奔楚，「繼書『宣子殺箕遺……』，晉語照原來的現狀敘述，故先說『箕遺……死』，而後說欒盈逐。是此歧異，因特種原因，而書法不同。只於著與曲沃，按欒盈的根據地在曲沃，於多士的根據地逐之不易，故使城著而分其勢。晉語以其根據地在曲沃，直至曲沃逐之即了其事，故把『使城著』分勢的一幕略過。

第六例說：「國語言士蔞發議論在未出師伐霍時，左傳則說在滅霍班師之後。」

按左傳敘述此事，共分四段，爲：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

（第一段）

「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第二段）」

「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其無晉乎？」（第三段）」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必復其始。（第四段）」

第一段記出師的情形，第二段記賞功的情形，第三段記賞申生不當追述前人的議論，第四段記畢萬封地太好追述前人的卜筮。這四段記載的很清楚，不宜混在一起看。

畢萬的封地太好，後有列侯之勢（因卜子夏未見到魏文侯爲侯），他說在未戰以前畢萬筮仕於晉時，其筮「遇屯☵☶之比☵☶」爲「公侯之卦也」。而於申生的賞又「城曲沃」，他說在師未發前士蔣已說：「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這兩段都是朔筆法。

左傳說：「分之都城而位以卿」，晉語說：「今君分之土而官之」，而晉語的這句話有明文說是在「師未出」以前說的，是這「今君分之土而官之」與「分之都城而位以卿」，皆指莊二十八年「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的曲沃而謂之「分土」晉獻公前既爲太子城曲沃（即「分之都城」與「分之土」），茲又爲「太子申生將下軍」（即「而位以卿」與「而官之」），士蔣是以發議論。按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先友曰：「衣身之偏……」」其發議論也在師未出前。以左傳文法例之，士蔣發議論也在師未出前。不過左傳用的朔筆法，寫在「還」後，看起來好像在「還」後發的。但

這「遺」是說「爲太子城曲沃」爲實太子滅取滅霍滅魏之功，與士爲發議論的時間無涉。是沉君此例不足爲證。

第八例說：「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國語以爲穆公語，左傳以爲百里奚語。

第九例說：「國語言秦伯親對韓簡，左氏言秦伯使公孫枝對韓簡」。

第十一例說：「國語言閻沒女寬二人自動的諫魏獻子，左傳言魏戊教二人諫」。

乙書採取甲書時，則乙書語句較甲書明顯，而事實較甲書簡略。因爲甲書是過去的，不把過去的古奧的語句改爲現在通行的語句，是不明瞭；乙書所作自有牠的作用，故採取甲書上史料時，只把牠應採取的採取，不必把甲書上的原文照抄下來，因而簡略。史記採取左傳，語句較左傳明顯，而事實較左傳簡略；晉語採取左傳，故晉語較左傳明顯（詳國語的研究），而事實當較左傳簡略。故第八例晉語把左傳載的百里奚告秦穆公一段話省略，直書爲秦穆公語。第九例晉語把左傳載的秦伯使公孫枝的語省略，直書爲秦伯語。第十一例晉語把左傳載的魏戊教二人的話省略，直書爲閻沒女寬語。

第五例以爲「用幣」國語說是夏父展的話，左傳以爲是御孫的話。

左傳於莊二十四年刻桷用幣兩條，都是御孫的議論，魯語於刻桷條說是匠師慶的議論，用幣條說是宗人夏父展的議論。按慶是匠師，當掌管刻桷事；夏父展是宗人，當掌管用幣事；御孫是大夫，當掌管議事。莊公刻桷用幣，大爲非禮，御孫當自知諫之不聽，便專管

刻構的匠師，用幣的宗人陳說利害，或可挽回。夏父展說：「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這不是宗人所應當說的話，當是夏父展述御孫的話。至下文的「夫婦贊不過棗栗……」，這是宗人自己所應說的話。故知慶夏父展二人的話，都是御孫所教，魯語對此兩條，把御孫一幕，完全略過。

況君在此未曾舉出，曾向我說過，魯語莒大子僕出境是里革所遣，左傳（文十八年）是季文子使司寇所遣。按此事魯語說：「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是此事與季文子有關。左傳記「季文子使大夫克（即里革）」對宣公，魯語直接就是里革。這也是略去背後季文子主使的一幕。

第十五例說：「國語言晉公子與秦伯賦詩在『他日』的次日，左傳言即在『他日』。國語言晉公子賦黍苗河水，秦伯賦采芣鳩飛六月。左傳言晉公子賦河子，秦伯賦六月」。

按重耳出亡事，晉語記載的特詳，故晉語較左傳多了個賦黍苗采芣鳩飛三詩，並且在他日的次日，故這是例外。

第七，第十，第十四這三條例，都是人名上的歧異。

按第十四例的「苑支」與「齋鞮」，「苑支」是「齋鞮」的轉音。第十例的「發鈞」與「茂」（漢書注引左傳作「茂」，今本左傳作「莪」係誤），「茂」是「發鈞」的拼音。第七例的「僕人贊」與「先丹木」，按「僕人」是官銜，「贊」是名，是「先丹木」姓「先」

名「贊」字「丹木」，亦未嘗不可。

以上沉君所舉的歧異，在我看來，俱不足為歧異的。

沉君曾向我說，越語下稱范蠡為「子范子」，此種名稱當係晚起。除這與我主張越語下係晚出的補證外，沉君又舉出國語用「與」作「和」多於左傳用「及」作「和」，並國語用「邪」「奈」，都與左傳文法不同，證明左傳與國語原非一書，除歧異的部分與我主張不同外，是與我的國語的研究很有幫助，這是我感謝的，並且希望她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此外左傳與國語原非一書，我還有一個相當的意見，就是左傳於晉推崇叔向，於周推崇萇弘，於齊推崇晏子，於鄭推崇子產；國語於周推崇單襄公，於楚推崇左史倚相，於魯推崇公父文伯之母。左傳推崇的多是些「博物」家，國語推崇的多是些「知禮」的人，二者思想不同。但國語推崇的左史倚相，左傳討厭他；左傳推崇的萇弘。國語也討厭他。左傳推崇的叔向，國語不注意他；國語推崇的公父文伯之母，左傳不注意她。二者思想是相背的。

一七，九，二八，記于南京。

小說月報

第十九卷 第十一號

盤山之松(攝影).....	陳萬里
雪夜(扉畫).....	豐子愷
一個女性.....	茅盾
在費總理底客廳裏.....	落華生
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	甲辰
一個青年.....	志行
實驗室.....有島武郎著.....	金漢若
歐美名人底愛戀生活.....	許地山
一條雨中的小狗.....	蔚真
菊子夫人.....綠歸著.....	徐霞村
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西諦
「血痕」.....	錢杏邨
現代文壇雜誌.....	趙景深

生活週刊五十一期目次

小言論

痛念亡友雨軒.....	恩潤
一個充滿科學精神的辦事機關.....	心水
他眼光中的女子觀(插圖).....	荊賢
「我們倆有了一種相互的了解」.....	秋月
「老伯伯」和「謝謝」.....	陳瑤如女士
每晚可以隨意.....	李公樸
在歡迎民衆前的一副面孔(附插圖).....	孤峯
不免要說幾句(爲秦女士解約事).....	編者
雋永語	
什麼緣故.....	靜淵
一週鳥瞰.....	曉湘
有趣味的紀事.....	鄭恩潤譯述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四十二)	
讀者信箱	
第一次讀生活.....	張冰絮女士
堂兄的表妹.....	吳雪萍
附中華國貨展覽會特刊	

西京通信(一)

西 澧

我們也可以試試嗎？

在東京見到M君。M君是一位流行的文學家，而且，不像普通所說的文學家一樣，大約很有些辦事的能力。他自己辦了一個雜誌，還有一個書籍出版部。當然，關於書報出版發行的事，他是極有經驗的了。據他所說的內幕，似乎與吾人所傳聞及觀察到的外表很有些不同。也許他所說的話，並不預備發表，所以我們不敢在此說出他的真姓名。

日本雜誌的銷行數，據他說來，實在沒有一般人傳說的那樣多。『F. King』自稱有百萬以上的銷數，大約不過有六十萬至八十萬。至於高級雜誌，據說每月銷三四十萬的『改造』和『中央公論』，『改造』每月印十萬，而且時常只銷半數，『中央公論』只銷三萬左右。雖然如此，它們每月常常在各報登一次半頁大小的廣告，在廣告上的消耗，也許不止所說常年用費五分之一吧。普通的稿費，大約原稿一枚——四百字——在三圓左右，『改造』等雜誌的執筆者，如果是各人，論文可以有五六圓，小說可以有十圓。這樣的稿費，雖然沒有我們以前聽說的那樣多，與中國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了。而且我們得記得，這些稿費，不過是發

我們也可以試試嗎？

七

我們也可以試試嗎？

二

表的酬報，版權仍屬於作家。

圖本的行銷力却實在很大。例如

改造社的「現代日本文學集」月銷四十萬

新潮社的「世界文學全集」三十八萬

平凡社的「大衆文學全集」二十五萬

春陽堂的「明治大正文學集」二十萬

其餘種種流行的全集大都在三萬以上，五六萬的左右。大約一種圖本，不能銷三萬部，便不能收回本錢，不能銷五六萬，便不能掙到利錢。所以日本的出版社，因圖本而發財的固不少，因圖本而破產，也大有人在。

爲什麼銷行不到五萬便不能掙錢呢？這種圖本，都得去代售處二成，版稅一成，廣告費一成。代售處的折扣及版稅，當然可以按銷行多寡而計定，廣告費却大都花費在發行之前，很難預算。例如全集有三十六冊的圖本，有三十萬人訂閱，則總共可銷一千〇八十萬本，提一成作廣告，便有一百〇八萬元，自然在各大日報上可以登二頁大的廣告，各書舖門前可以掛光艷奪目的旗飾，到處可以分送印刷精美的說明書。在如此競爭之中，如不能開始便化上十萬元的廣告費，便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如化了十萬元以上的廣告費而不能得五萬常期定戶，很容易發生虧折的危險了。

作家所得的版稅，雖只有一成，而因為規模太大，入選的作家，一次便得了二三萬以至四五萬，大可以買地造屋，過幾年安定小康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圖本的發達，一方面奪去了雜誌的市場，另一方面妨礙了其他書籍的銷路。一個未入選的作家，新出一書，往往只能銷一千五百至二千，生活便無從維持了。

自然，M君不免要問中國有沒有圖本出現的可能性。這一個問題，極難對答，因為中國的讀者實在是一種未知數。論理無論教育如何不普及，人口既有四萬萬左右，只要一萬人中有一個讀者，一本書就可銷行四萬部。然而除了教科書，以及近今的三民主義書籍而外，無論那一方面的著作，恐怕就沒有什麼書銷滿了四萬。這究竟有多少是受連年戰禍，民不聊生，政治不安定，交通不便利的影響，多少是由於中國人根本就不愛讀書，當然無從臆斷。可是訴說無書可讀，智識飢荒的青年，我們也到處可以遇見。那麼國內政局統一，兵燹消免，交通恢復之後，數萬圖本的讀者，也許不是不能有的吧？

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雖然由文藝方面發難，而由于時勢的要求，主潮趨入政治社會的運動，所以文藝方面的收成，實在稀少得可憐。現在政治運動有了一個段落，文藝運動的復興，可以說是意中之事。然而要避免近年來文學界空疎之病，一方面固在求作者生活的充實，一方面當求多灌輸全世界精神上的食料。要是有人於此時組織一種「世界文學」，「世界大思想」等類的圖本，也許正可以應時代的要求，至少大可以救現代人智識的飢荒。

我們也可以試試嗎？

我們也可以試試嗎？

也許有人因了以前的經驗，要懷疑翻譯的銷行。可是以前翻譯的不行銷，並不是人們不愛讀譯本，是以前大都的譯本實在不令人愛讀。一本譯作，不論對於原文是不是忠實，要是讀來如同天書，那麼除了十三分熱心的人外，當然不會有人問津，而且無論如何熱心的人，遇見了這樣的譯文二三回，也再不敢讀任何譯文了。因為譯本不容易銷行，所以書店所出的酬報極薄；因為酬報薄，只有一知半解，半通不通的人才肯做譯翻的工作；因為如此，翻譯愈不容易讀。轉輾循環，譯本的銷路，自然一條一條的堵塞了。所以要組織圖本全集一類的翻譯，第一要件得沒有一本濫竿充數的東西。原文的精神固然不是容易傳達的，可是不失原意，對得起作者，文筆通達，對得起讀者，却是萬不可少的條件。要是訂閱者有五萬人，譯者收入也只是一成，一本書便可以收入五千元。這樣。一個精通中西文的譯者便不妨放棄他種職業，化整年的功夫，翻譯二三十萬字的大著作了。

可是在中國要發行這樣的「全集」，困難很多。沒有大規模的出產，精裝的巨冊當然不能售一元一本那樣低廉的價格，而且要號召數萬的讀者，大約也得破天荒地採用日本式的大插大播的廣告，這種種都少不了需要雄厚的資本。眼前的出版界似乎沒有這種魄力。將來也許有人能明白此中有發財的機會，也許有人肯投資作一個大規模的嘗試吧。

牛鬼蛇神



王國華作

我們的朋友

可殺的張鳳與臭蟲王雲五

徐敦甫

△神經病的診斷書

△論兩家的檢字法

大凡做藝術家總有一些兒神經病的，尤其是專門家若算學，哲學，宗教，物理，化學等專門名家。他們老是屏棄一切，置之度外，一心一意地鑽研他們的假設想象，越鑽研越進步。假設復假設，而誤認爲真理；想象復想象，而誤認爲實在。到了這般的田地，他們的神經病，也是一步深一步。他們有時說出話來，竟可以使人不懂——莫名其妙；也可以使人絕倒——忍俊不住。

專門名家呀！你們總要留一點餘地，許我們這輩子門外漢，聽了你們的說話，略略表一些同情於你們。這便是我們聊以安慰你們的好意，你們得到了這些兒安慰，也可以將息一下。

無如害神經病的人們，也像害傳染病一樣。他們越害越起勁你也在發了狂，他也在發了癲，各各使着他們的脾氣，遮不住他們的病態，要隨時隨地隨人呈露出來，使得人家看見了，遠而避之，不見為妙。不幸地一見了他們，他們總要想把自己害得的病，引渡到別人的身上，心中，腦中；甚至於別人再傳染到別人，好利害呀！傳染性的神經病。

我們不要講別的什麼專門名家或鑽門名家，現在有兩個獨一無二無獨有偶的害神經病者，他們不鑽研別的，獨把我們中國二千多年傳下來的方塊字各各在那里出神。於是他們有時說出話來，我們便有些不懂，也便有時很可使人絕倒的。一個就是：

「可殺的張風」一個就是

「臭蟲的王雲五」

右面所舉兩位字學專家的綽號，不是別人替他們起的，却是他們自己起的。在這一點講來，便可以略見他們倆的神經病了。綽號的原始，我們不必遠溯三代秦漢的故事，便是號稱才子書而今時學校常取作教材的水滸傳。有什麼浪裏白條張順矮脚虎王英。可是現在的張先生王先生也抄了水滸傳裏的典故，替自己取起綽號來。自己取綽號那麼「愛」也可取，「香」也可取。然而他們却不取「可愛的」而取「可殺的」，不取「香蟲」而取「臭蟲。」一個在他的形數檢字法說明書中標出什麼字典運動口號：「張風可殺；方法不朽。」一個在那里吃西瓜大會宣傳他的四角檢字法而自比臭蟲。

我們不懂什麼形數不形數，四角不四角。先要看他們倆自己起的綽號究竟幾分相像麼？有趣味麼？

張先生，看他是沒有什麼脾氣，人很靜悄悄的，不會講話的，而他的字典革命的口號却有什麼「打倒康熙字典」等大話，在一輩子古頭兒看來，康熙是一個皇帝，張風是什麼人！他竟敢唱出這口號由一般古老的心目中推斷出來的邏輯，覺得張風確是可殺的。

王先生，他身子既是矮矮的，像臭蟲一樣，可說是字的象形。臭蟲死要咬人，王先生死要宣傳，也可說是會意。他的四角檢字法的取角的法兒，有時要取頭，有時要取四角五角，又時有要取肚裏的角，臭蟲有頭，臭蟲的腳擱在肚子裏的，我們可是沒有端詳過，究竟牠的左右上下的方向，不知如何。照這說來，臭蟲的綽號，也可說是指事了。字學名家就是取一個綽號，也是三句不離本行的。我們也覺到王先生確像一個臭蟲的。

恕我們，張先生和王先生既自己願意這樣稱呼，恕我們以後就不稱張先生而改稱「可殺的」了；不稱王先生而改稱「臭蟲」了。這也是我們聊以安慰兩位專門名家的一番敬意。

那位「可殺的」發明了一套形數檢字法像張天師一樣口中念念有詞，唱出什麼口訣來：
面，線，點 照數檢

他要把幾何學上的名詞，好很心地一把抓住，將二千多年傳下來的四萬幾千個方塊字，

一一搭配在面線點條件的底下；確乎這四萬幾千字一個個動彈不得，都被他屈服下來了，屈服就屈服，搭配就搭配罷了！無如那「可殺的」偏要說出一些神經病的話，科學不象科學，哲理不象哲理。他說形數檢字法有原理，有根據，有統系。這原理，這根據，這統系，早早定當在我們的老蒼頡沒有造作字文以前；到了現在，纔被他輕輕地發明出來；再隔幾千百年，中國字或者廢除了，他的面線點的原理，根據統系還可以存在。好利害呀！張天師的法實 要比老蒼頡製字時候、「天雨粟，鬼夜哭」還要利害。照他的意思，竟像要說，他的方法，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空前的事，有什麼希罕，我們於某日出門，失足一交，是空前的，某日黃狗咬白狗，白狗逃也是空前的；所以空前的兩個字，不能算是吹牛的好材料。那「可殺的」形數檢字法，在民國十五年發表了以後，自以為成功了，居然以「絕後」二字自命，無如到得今年，南京開教育會議的當兒，神不知鬼不覺，好幾位百科全書的專家，很容易地通過了「臭蟲」的四角檢字法。我們且看是「絕後」麼！怕似要後來居上了！

那「臭蟲」的檢字法，原來也有很久的來歷。一改再改，甚而至于七十餘改，好比封禪文字書於泰山者有七十二家；又好比六〇六，九一四的真方假藥，用以醫治千瘡百孔的中國字。他也合配出一張藥劑的方案來：

0	1	2	3	4	5	6	7	8	9
十	一	丨	八	十	卅	口	丁	八	小

這多一不可，少一不能的藥劑方案，像王大房的百合狗皮膏，到處揚名，幾乎要做獨家經理，並無分出的商意。可憐呀！「西湖十景的搭配」，「揪住牛頭吃草」的兩句批評，（見民國日）在他三四來「王大人」場面底下，竟來一個「苦瓜」和尙「辣子」丫頭的饒舌，把他不能醫治文字病源的隱情說出，反而抓到了他的制命傷。辣子好辣；苦瓜好苦呀！

害神經病的人，並非是個個不可理喻的，因為害病有深淺，時日有短長。這兩句話，就是說要看他們的專門程度，一步一步鑽（專）到什麼田地。凡愈專者，我們愈不易懂得。我們也不要懂得！試看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不須有檢字法；即是識字的先生們，學生們，何嘗要有檢字法和字典呢？不易懂得的檢字法和字典，是傳染神經病的媒介。我們一旦有了，要漫漫地神經錯亂，非神經而也要有神經了。專門名家——鑽門名家的先生們呀！饒了我們罷！我們不要害神經病呢？

然而神經病傳染得很快，一個，兩個……十三四個，推原這病的起原，或是由視神經起的，或是由指頭的末梢神經起的。我們既不是鑽門名家，是門外漢，那末害的病不深，要把他們倆的病原病理，分析一下，看他們害的淺深程度怎樣？

「可殺的」形數檢字法的病理解剖

（一）我們知道凡在三線在不同的方向，即可成面。那末：

△ 可以成面而不爲面，

又可以成面而不爲面。他的意思（專門名家的意思即有神經性，使人不易了解的

）却以四方的纔是面。無如：

凸 非四方而以爲面，

凹 非四方而以爲面，

亞 非四方而以爲面，

女 非四方而以爲面，諸皆什麼樣講呢？

（二）數千年數千人共曉的名稱，而要強硬地替牠們改稱：

ㄣ 大家說是「三點水」而偏要算一線二點，

ㄣ 大家說是「兩點水」而偏要算一線一點，

ㄣ 撇點對立人家總說是兩點而偏要算一線一點。這都是專家的神經病發現！

（三）字體標準之難於決定，用刻體爲標準，同時雖有半周檢字法也採用宋體字作標

準；民國日報聽濤先生也有刻體準於寫體的論據，他們都深於神經病的專家，據他們的預言，將來手工寫的楷書，一定不及機器印的刻體爲普遍。這種目光不注射在現時，而注射在將來的趨勢。使得我們將現在社會的門外漢，無從判斷他們的是非，我們祇覺刻體很有許多不合時宜的地方，例如：

言從畫起而不從點起，

小左從撇而不從點，

這從兩點起而不作一點，

成內從丁而不作鈞，

者內須加一點。諸皆與社會習慣不符。據『可殺的』自定的標準有四十四字，茲抄寫如下，用以見他們神經所注到之處：

小戶卯 衣 冫 穴 系 舟 西 言 酉 食 佳 兩 面 革 齊 黃 齒 甬 井 侯
盞 尋 良 自 會 會 益 真 直 華 畢 成 敖 彖 吳 爲 尙 麗

右舉諸字虧他用獨到的眼光，不知費了多少光陰，纔慎重地舉出以告訴我們。我們倘使肯順從了，他果然也有些靈驗，可是我們到了那時，也要染傳得神經病了。

『臭蟲』的四角法的病理解剖

(一) 那我們不能放鬆他，要捉呀！我們對於他那張姘頭搭角的十景花茶，簡直不能表半點同情，應是他的神經病，特別深刻，自己害了三四年頭，面了壁，看到壁上的殘留的痕跡，一一成爲陽春好景嗎？我們看他二十九種的筆形，硬派做十種，這是多麼威權呀？據說十個數碼的排列，依照中外古今數字的形似而定，這不知出於何書何頁的深奧道理？真正不敢使人傾教，我們就是虛心一的，低頭請教，終究不肯甘服。試看：

十 何嘗不是商碼六而偏作零，

十 明明是十

X 明明是古字五或羅馬字十

而偏作四，

丨 明用是亞拉伯字碼一而作二，

中 爲側廿而作五——『愛憎取舍』祇把適合自己胃口的取用，教人們如何甘服！

強人所難，非有無上威權不可。

(二) 定名不能一律：

一 形之橫而有丿形，

丨 形之垂而有ノ形，

、 形之點而有入形，

∨ 人∟不是八而名爲八——諸皆與普通人眼光獨異。

(三) 四角的名稱名實不符：

、 字無所謂角而補成四角，

一 字有兩角，

△ 字等有三角，

出 字等有五角，

車字等有六角，

成字等有七角，

米字等有八角——在諸多出角不同的字中而獨取四角，不足者要補，餘多者要裁。

一裁，一補，照一個人的主見，定出比牛毛還要細的法律來，使一般愚人「屈衆就一」，帖服於「一王」之下，到了現在，政治上已沒有帝制存在，文字中倒反要有「王制」起來，我們無論如何，要起革命的！

(四)補弊救偏的條文，一條一條的定下 不顧周延不周延。到不周延時再補上一條；再不周延時，再再補；以至再再再補，再再再再補，「罪孽深重，不自殞滅，」還要因「寃案未安，苟延殘喘，」學術界真個太沒有人了！不信！我們試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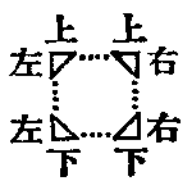
第一條	0	上
	1	一等等
	2	一等等
	3	、等等
	4	十等等
	5	十
	6	口
	7	厂等等
	8	八等等
	9	小等等

十類中有單筆，有複筆；既取單筆 復取複筆。單複之華，自相衝突。民國日報某君已不留餘地替他找出許多挖補之點，約有五六十處，茲不贅。

附注儘量取複第

與附則II之(1)(2)(3)(4)(5)各條全相衝突。

第二條



與第三條(1)相衝。虛線處他也要取角，故四角實有八向或十二向，看附則III取角的注意，像迷宮，像八陣圖一樣地擺佈着，「王法」森嚴可怕呀！

第三條(1)遇單角補○

與第二條相衝；補與本條(2)相衝。

(2)用過之筆亦作○ 與本條(1)相衝補。

第四條

口門門下算內角與第二條及第三條(1)(2)相衝相補。

附則I

照楷書 又字作『』，不是楷書。此條不是附則，實是重要條件，觀所出字典幾於十字九改可知。商務書館可以奉旨遵行，全中國，東西洋，能照辦麼？

II(1)戶作3

不取複第與第一條附注相衝補。

(2)尸皿門作『』

(3)丁之兩端不作7

(4)X不作八

(5)卩小水小不作小

複筆之中又有取複筆甲不取複筆乙之分別

III(1)獨立平行取最左最右

(2)上蓋下承取上下

(3)取較高較下

(4)斜撇直撇承不承或左右或下上

(5)左上撇與右筆

此條上下左右的認識，比第一條十碼的記憶要難數倍，原此條之設立，無非為補救前非而設，四角之不成其為四角，也即任此。

IV 附角取較近之筆——也有單筆複筆的糾紛。

附則的附則取橫筆（但「未明言是橫筆否」——不限於第一條（1）類的筆形，不周延。

觀附則四節計十二款，另外附則之附則一，共十三款，內中不少為重要的條件；連前正則第一條內十類二十九形，附注一，第二條八向，第三條二款，及第四條前後共計有三十五款，該死的兒童們，要拚性捨命地牢記，還說能使小學生在「一二點鐘內學會，不是說謊，便是神經大發了！

這方法實在不能算是方法，臭！這發明實在不能算是發明，臭！我們就可用臭字作例子，立刻可以推翻他，取消他，打倒他，不等到他自己打倒自己咧！

臭 他的電話號碼，據他自己說是二六四三；四角字典中，這字也在二六四三碼下。因此的緣故，他就自比作臭蟲。他認這字的左上是，，右上是口，左下是十，右下是入，不知這臭字的起筆，有三種不同的寫法：

第一種 照前他自己所舉二六四三。

第二種 撇在正中，凡從自字白字鬼字舟字卑字等起始之字，無慮一二百字，皆於字頂作短撇，則第一碼應當照第三條（一）項辦理，那末第二碼不是六了。

第三種 斜撇接觸於左上，那末照第一條附注取複筆，應為七碼。又照附則Ⅲ取角時注

意(3)、取較高之複筆，因為這一撇過了直，成爲く，與筆形第7欄之第五形合。又過了橫，成く形，與未舉例而默認爲角之例合。(查字典中默認爲某形之筆，不可枚舉，實在不止廿九種，這叫做澈底辦法？況且這一撇若照楷字，有時可以寫得過頭，那末同橫畫成人，(切斷也是算複筆)那明明規定在第一條筆名八，筆形第二十四，這號碼應爲8。

就這一個臭字第一碼而論，已於許多號碼可取：

(1) 2643, (2) 2043, (3) 7643, (4) 7043, (5) 8043, (6) 8643.....

一個字因第一碼的關係，可以寫出六種不同的號碼，如何辦法呢？最好要再添幾條附則的附則的例外纔行！按附則，例外，但書這一類的東西，在法律上都是不平等的條約，你想應當取消打倒麼！在此我也要高呼口號：「全國學術一起起來！取消不平等條約！」

夠了麼？還不夠咧，這種法令，祇得「關緊大門改年號，」在他的勢力範圍內，用權力硬做，但是現在看到中秋日的報子，見得他同事的編輯人，也有別的方法出來，即陳文的首尾面線檢字法。這是一個驚牆之辭，所謂「天下怨之，親戚畔之。」又聽到他們同事的談話中，及有幾個死不服的叛徒，有文字發表哩。

四角法的失敗，失敗在「法令如牛毛。」因爲如此，所以人家也要「吹毛」「毛舉」舉

起來。否則像這種的方法，萬萬引不起同情，談他什麼呢？談起他，一方面總算抬舉他，另一方面要警告後來的做檢字法的人，不要看輕學術界！不要「欺牛頭吃草！」也不要於有鑽門！也不要神經病大發便是了！

做檢字法的人，總有些神經病；在下作一篇批評，癩頭癩腦地說了許多癩話，至少也有幾分神經病。幸虧還沒有成爲鑽門家，否則要鑽入不知什麼牛角，馬角，羊角，菱角裏去了。一方面許多專門家、鑽門家、神經病者，不要太專，不要太鑽，神經不要太過分。要曉得檢字法，是爲兒童用的，爲平民用的，也是爲一般門外漢用的，總之，爲普通教育，兒童教育，平民教育用的，要從低能的程度着想。那末諸位所害的病，去了大半，就可以不藥而愈了。否則我國文字的病已深，要病上加病，如何過得去呢？

至於神經病這話，也並非不好的。略略害了一些，也是不妨的。昔人成句道「聰明略帶痴。」換一句說「痴也要聰明。」倘使儘管一路不聰明地痴下去，那就精盡了！那就要「罪孽深重不自殞滅」延屬於無窮了！

國民外交常識

陳耀東著 實價六角半

我們處在這強權即公理的世界裏，自己既沒有武力做外交的後盾，當然暫時祇好以有組織有紀律的國民來做外交的後盾。但是一般國民大都缺乏外交知識的訓練：譬如從前江灣的英飛機事件，大家祇知道拆毀滬杭路軌為不當，却不知道英國的軍用飛機在我國領空主權裏自由飛行更是不當。諸如此類的事真不知道有多少。

這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專述國民對於外交問題應有的知識，下編敘說中國與國際間之關係；真是中華民國國民應當人手一冊的常備參考書。

書報春秋

「優生學與婚姻」

光 旦

原著者：美國 Wm. J. Robinson

譯者：高方

譯本印行者：亞東圖書館

此書原本並沒有多少科學的價值，我不知譯者先生何以偏挑上了他。英美出版的優生學書籍很多，值得費功夫來翻的也不少，例如 Poyenoe 與 Johnson 合著的「實用優生學」，加州大學教授 S. J. Holmes 的「The Trend of Race (可作「種品之趨勢」譯)」又如英國植物遺傳學家 Gates 教授的「遺傳與優生」都值得一翻的。如其說這三種書太大，不容易譯完，就不妨譯英國人口學者 Carr-Saunders 替「家庭大學書庫」所編的「優生學」，本子既小，頁數又不多，言簡而賅，要比魯濱生專替生育限制當鑛客的著作要有價值得多。

優生學是一派新進的學問，原理與事實兩方面，近年來都有極快的進步。魯濱生這本書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去今已有十二二年，這十二二年之中，優生學界新拓的境地，新加的

內容，在這本書裏自然是不會有的（原書在一九二二年曾再版一次，但內容無變動。）可是上面所說的四種通論優生學的書，沒有一本不比魯氏的書後出，順着次序，便是一九一八，一九二一，一九二三，一九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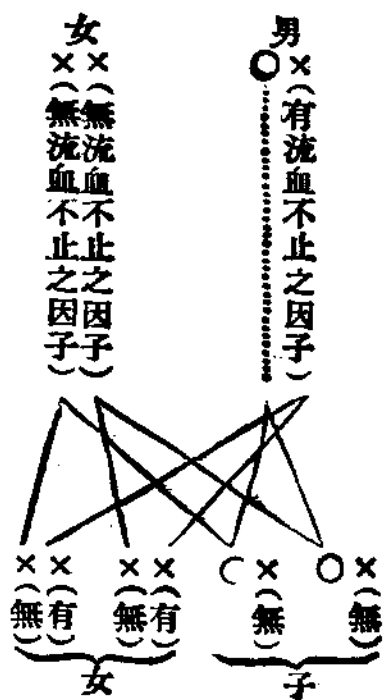
魯濱生是一個生殖器病專家，不是優生學家，他這本書又是十多年前舊物，本來不值得加以評論。如今既有好事者爲之譯出，就不妨就其內容檢舉一二。

優生學的重要基礎之一，便是遺傳學。魯濱生便不懂遺傳究竟是甚麼東西。他醫生的業務很忙，同時還要著書立說，提倡性教育，提倡生育限制，還要發行雜誌（『評論者與指導者』，專替生育限制那服萬應靈藥製造空氣，當然就沒有功夫去推究遺傳學的內容了。

沒有功夫去推究，倒也罷了，却不應當把遺傳學看作無足重輕。他在序文裏就武斷的說：「這本書沒有講到染色體，基體品性定性因子，——單因子，雙因子，複因子——異性胚，同性胚，等等。也沒有一語道及曼代爾氏的豌豆。這些事雖然要緊而又有趣，然而對於人類的遺傳及如何改善人羣，誰可結婚誰不可結婚種種問題並沒有多大的關係。」

誰說沒有關係？魯氏在下文論「流血不止性」（高方先生譯文引「醫學辭彙」作「血友病」，不要）時，有一句話說，「教訓是：凡男子之患流血不止性者可以結婚，因為他們大概是會傳這種特性給子女的。」（原書，頁一七三，譯本，頁一二七）這不是教訓，是胡說。這便是不明瞭，看不起遺傳學理的果報了。據了解和看重遺傳學理的優生學者說，這是

男子，也不該結婚，和他們的姊妹一樣，看下圖自明：



右圖示一個「流血不止」的男子和一個尋常的女子成婚，和他們的子息。X與O代表他們的「性染色體」。許多子女中間，從表面看去，的確沒有一個是「流血不止」的，因為遺傳學家告訴我們說，「流血不止性」的因子，就是圖中的（有），原來叫做「隱品」，遇到了（無）的顯品，就被遮掩過去，不發出來。如今這番婚姻所生的女兒，就是這樣，她們自己固然沒有流血不止的缺陷，但是一旦和尋常男子結婚，也生起子女來，她的兒子就有一半就要表現出流血不止性來。換言之，根據了魯氏的「教訓」結婚，第一代子息沒有問題，第二代的子息就有問題了。可是第一代子息中的男子，却已完全擺脫了這種缺陷的因子，可以照常結婚，毫無危險。

魯氏雖優講生，但是談吐之間，往往露出環境論者的馬腳來。他在「絕育」一章中論到

「羅克斯族（譯文作「姜克斯」，顯將原文 Jukes 誤認爲 Junker），有幾句話說：「我敢〔譯文竟作「不敢」，弄得矛盾不通〕肯定的說，如果把羅克斯的子孫放在一個不同的環境中去，正當的教養他們，給他們充分的衣食，他們中間可以變爲模範的國民的，一定要增加許多。」（原書，頁七一；譯本，頁四九）。這一段話，在理論既不會確，在事實上也會不確。魯氏根據的「羅克斯」族研究是 Dugdale 做的，裏面的材料到一八七五魯氏作一八七七。誤年爲止，從麥克斯羅克斯到這時候，這一族人的確沒有換過環境。但是一八七五年以後，這一族的人數大大的增加，逐漸從紐約州的山地遷徙到別的州分裏去，據說如今支分繁衍，差不多惡遍布美國全部了。他們的環境不同了，但是他們墮落的程度却沒有減。據 Stahron 的調查，一八七五年的羅克斯族和一九一五年的羅克斯族沒有多大分別，不過一九一五年子孫繁衍得多些，地域被得廣些，社會受他們的毒更深些罷了。Dugdale 的調查報告是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內容比 Dugdale 的還要豐富，不知何以魯濱生醫生竟沒有看見，魯氏書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較 Stahron 要遲二年，照例是應該看得見的。

只是生育限制，或專注重生育限制，未必能促進種族的優良程度，並且可以摧殘原有的優良程度，我以前曾經作文討論過（「生育限制與優生學」，一九二五年婦女雜誌，亦見「人文生物學論叢」中），茲不復贅。

譯本的譯筆倒很好，但是我總覺得這種功夫是費得可惜的。名詞上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可是這不能錯怪譯者，博書會出版「醫學辭彙」本來有許多誤譯的名詞。試舉一最淺顯的例子。Feebleness 通常譯作低能，且已經國內心理學者公認；「醫學辭彙」却譯作「神經衰弱」，本書的譯者也就沿用為「神經衰弱」。我怕「醫學辭彙」的編者和本書的譯者實際上並沒有了解 Feebleness 究屬甚麼一回事。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

陳淑

傅東華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現在談論文學的人，都歡喜引用西洋的文學批評的學說，但是西洋文學批評的傑作翻譯成中文的實在不多。所以除了一般專門學者之外，很少人能對於西洋文學批評學說作正確澈底之了解，率皆道聽塗說一知半解而已。傅東華先生是很努力於翻譯的人，極值得我們的敬佩，他所譯的作品如真爾頓之「文學之近代的研究」，魯易孫之「近代文學批評」，此等著作在現代美國出版界中當然是比較的有價值的，尤其是真爾頓那一本，能成一家言，不過若就歐美文學批評的全體而論，這兩部書便算不得是傑作。倒是傅先生所譯之亞里士多德的

「詩學」的確是一部極扼要的作品，介紹西洋文學思想而從「詩學」作起，真可說是擒賊擒王的手段了。

傅先生的譯文，頗有可斟酌之處。譯者在序裏聲明譯文是「完全根據布本翻譯，所以祇能對於布乞爾負責，」我現在就根據布乞爾本和傅先生一商榷之。

(一)中譯本第七十三頁「概括言之」一段文字之前脫漏一大段，計英文字一百七十五個。這似乎也太疏忽了。既非節譯本，這一段亟應補上，以成完璧。

(二)此外尚有脫漏字句之處，例如中譯本第七十二頁末一段，脫漏一整句，計二十三字。有此闕漏，詞意顯着不很圓滿。譯古典作品與譯小說不同，西洋從事此種工作者，字斟句酌，備極精確。傅先生譯文疎略處尚不僅此，這不過是舉其最明顯的一個例。

(三)中譯本第七十五頁有這樣一句：「劣等笛師每遇演「雪拉」一劇，於「擲鐵餅」或邊擁合唱隊領隊時，往往迴旋急舞。」布乞兒的英譯文是這樣的：Bad flute-players p.r. uote, if they have to express the notion of the d's us, or drag the coryphaeus about when they play the accompaniment of 'Seylla', 很明顯的，傅先生完全譯錯了。第一，「雪拉」並非「一劇」，「雪拉」是古典文學裏習用的一個代名詞，意思是「吃人的怪物。」第二，所謂「迴旋急舞」

者，是指「擲鐵餅」而言，與「雪拉」無關，因「雪拉」不會擲鐵餅也。第三，英譯文中並無「擲鐵餅」字樣。我今試改譯如下：「劣等笛師如欲表演擲鐵餅之狀，往往也自身。廻旋急舞；如欲表演「雪拉」則做欲攙捉合唱隊領隊之狀。」

(四)中譯本第四十七頁有這樣一句：「方詩人之從事於布局且覓辭以鋪敘之也，其目前之境，愈遠置之愈好。」英譯文是這樣的：「In constructing the plot and working it out with the help of language the poet should place the scene, as far as possible, before his eyes. 傅先生不但誤解了英文，還誤解了亞里士多德原意。亞里士多德的意思是，詩人作劇，須臆想劇中景像，如在目前，所謂 *as far as possible* 者。係指可能的程度而言，非距離之遠近也。今試改譯如下：「方詩人從事於布局且覓辭以鋪敘之也，須於可能之程度以內將劇中景象置於目前。」按此即近世文學批評家所常說之 *visualization* 也。

(五)中譯本之標點符號亦顛倒不堪，或許手民之誤，而頗足貽誤讀者。例如第七十三頁第一行所謂「材曹斯之希披亞士」，「材曹斯本是地名，希披亞士是人名，而中譯本之符號把材曹斯做爲人名而希披亞士成爲作品了！

略舉數端，皆亟須更正者，此外辭句音譯尙大有斟酌之餘地，不暇細述。

傅先生譯文後面附有「讀詩學旁札」一文，對於初學者，極有價值，不過不如把布乞爾

氏的論文全部譯出，豈不更為豐富？旁札裏面亦有數點可疑之處，約略言之。傅先生謂，「柏拉圖的各種「問答」裏面，雖間有涉及藝術和文學的地方，但是他對於這些東西，向來抱一些「聽不起」的態度，所以希臘最初談到藝術的哲學家便要算亞里士多德了。」按柏拉圖有幾篇對話完全是講藝術文學的，例如 Ion Phaedrus 等等，並且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詩學」所論，有很大的一部分正是從柏拉圖蛻變下來的。所以亞里士多德在文學享受最大的權威，但是不能享受最早的藝術哲學家的榮譽。傅先生又在第一百十三頁上舉了十幾種希臘悲劇的名目，在第一百十四頁上說這些作品「都還存在，」似乎與事實不符罷？例如「潑羅米修斯」之三聯劇，誰也曉得是已不全存的了。

我的評似乎是一直在挑錯，雖然我極不願做這樣的一個「文壇上的警察。」我隨了不能不向傅先生表示敬意，他翻譯的膽量氣魄的確是過人，他的譯筆非常的雅潔。傅先生若能精邃的研究西洋文學，作系統的整理，檢扼要的傑作翻譯過來，我認爲這還是中國文學界很大的一個希望。



一 文人之行

實 秋

漢口有一位朋友把八月十七日漢口新民報副刊寄給我看，裏面有一篇「論文人之行」，署名「紅石」，節錄如下：

「文人無行」，這是向來一般不能了解文人的庸衆對於文人的詆毀之辭，文人當然不應該以無行自豪，文人的崇拜者也當然不應當對於文人特別寬容，以爲文人的「無行」不但不足責罰，反而值得贊歎。在第二卷第二號的新月雜誌裏，梁實秋先生有一篇文章，主張「文人有行」，最扼要的意思是，文人既然也是人，當然也應該要有人的德行。這個主張實在是沒錯的，一般自命爲文人，而實行損人利己的勾當，反以「文人無行」自豪，這種人只是卑鄙的自私者，早已失去文人的資格了。

然而我們所希望的「文人之行」，是希望他有偉大的人格，熱烈的同情，並不是像一般哭罵「文人無行」的惡感一樣，僅僅希望他屈服於傳統的道德和禮教之下，做成一

個規行矩步的偽君子。在這一方面，梁實秋先生的意見似乎剛剛和我們相反。梁先生心目中的「美德」或「道德的標準」，實在可憐得很，簡直和一般庸衆沒有什麼區別。他只是不許文人有色情狂，誇大狂，傷感，被迫狂，顯示狂。他只是不許文人去和別者的夫人姘識，去和女侍者一見傾心，去和賢良的妻子離婚，去引誘良家婦女。他只是不許文人去侮慢社會的公認的德行。這批教訓如果我們從教書堂的講壇上聽到了，到也並不覺得怎樣希奇，現在竟然得之於一本文學雜誌裏，真是有些駭然了。老實說：現在社會所公認的德行，如果已是沒有缺陷，值得遵守的話，那便不必再要甚麼文學的創造，也不必更要甚麼流血的革命。歷古相傳的聖經賢傳，早已汗牛充棟，口碑載道的古風舊俗，也已十分完備，一切近代的文學作品都可付諸一炬。即新月雜誌也不必災梨禍棗。正惟現在的社會組織，與因之而生的道德禮教風俗習慣，多有缺陷，因缺陷而生苦悶，因苦悶而產文學。梁先生希望文學家遵守社會公認的德行，簡直就等於否認文學。

此外，所謂色情狂，誇大狂，傷感，被迫狂，顯示狂等等，或是源於生理的缺陷，或是源於心理的變態，即使見諸行爲，也不過是一種法律問題，絕對不能牽涉到道德問題。梁先生以此爲文學家病，恐怕外國除了B.C.，中國除了四書五經，難得再有及格的文學作品了。（中略）

總之：文人應當有行，這是對的。然而怎樣是我們所希望的文人之行，這却應該有

新的標準。不應當將一切因襲的禮教道德，強迫文人去履行。

這樣的意見，恐怕不僅是「紅石」先生主張。其實「紅石」先生這一段議論，自己就是矛盾的。例如：他既說我的文章裏所謂之無行「不過是一種法律問題，絕對不能牽涉到道德問題」，如何又說我「不應當將一切因襲的禮教道德強迫文人去履行」？

我並不主張「將一切因襲的禮教道德強迫文人去履行。」我可也不信道德有什麼「新的標準」。我更不知道什麼叫做「因襲的道德」。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我覺得是德行，雖然近乎所謂「因襲的」了。道德莫非也像汽車似的，一九二八年的樣式便和一九二七年的不同嗎？

道德和風俗習慣不同。有人把死了的父母埋在土裏，也有人把死了的父母投到河裏喂鱷魚；有人娶了新娘子鬧洞房，也有人娶了新娘子當着大眾實行性交；有人把痰吐在地板上，也有人把吐痰在手絹裏；……這是習慣上的不同。「禮教」似乎就是由習慣養成的信仰，所以我不談禮教；而道德却應另做別論。我以為道德是基於固定的人性，凡合於人性者，古今中外無不適用，這便是道德的標準，並無新舊可辨。天才和庸衆，都是人，所以也自有同樣的道德的標準。紅石先生說我「心目中的美德或道德的標準，實在可憐的很，簡直和一般庸衆沒有什麼區別」。我承認我的道德觀念和一般庸衆沒有什麼區別，然而是否即是「可憐的很」倒是一個疑問了。

人（無論是天才或是庸衆）的行爲，不應該放肆，感情的本身並不是美德，不羈的感情要繫上理性的繩纜，然後纔可以在道德的路上去馳驟。文學和道德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創造文學不必以道德爲出發點，批評文學亦不必以道德爲準則，所以我論的是「文人之行」，並非文學作品。不過就已成偉大的文學而論，文學却還沒有不道德的罷了。

二 亞里士多克拉西

實 秋

Democracy 通常譯做「德謨克拉西」，這是譯音原無不可。而 Aristocracy 通常譯做「貴族主義」，既不準確，又易滋誤會，不若老老實實的譯做「亞里士多克拉西」。

亞里士多克拉西，本是一個希臘字，這個字又是兩個字拼湊起來的，意思就是「以最優秀的國民統治國家」。在一個亞里士多克拉西裏，人民分做兩個階級，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換言之，治人者與被治於人者；而統治階級又必須是最優秀的分子。

無論什麼樣的政治團體，這兩個階級的界線總是不可泯滅的。雖然兩個階級的份子不必一定是世襲的固定的，有些人可以從統治階級的祖蔭裏淪入於被統治階級，亦有些人可以從被統治階級的環境裏升到統治階級，這都是常有的事；然而就大體講，一個團體裏總有這兩個階級同時並存。從歷史上看，專制國，共和國，君主立憲國，勞農專政之社會主義的蘇維

埃，一黨專政之法西斯蒂，無論是那一種政體，總不能沒有一個政府，換言之，總不能沒有一個統治階級。政治上的口頭禪所謂「民有，民為，民享」的政府，不是真理，是半個真理，民有則可，民享則可，民為則不可。政府根本是統治階級行使統治權的機關。政治團體之有統治階級，是無庸諱的事實，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統治階級是否一定就是優秀分子，這是絕大的疑問。什麼樣的人，纔算是優秀分子，纔配做統治階級，這又是絕大的疑問。

當今之要務，不在提倡擁護領袖，而在辯明什麼是領袖的資格。在政治團體裏，不擁戴領袖固然不能得公衆之安寧福利，然而若是擁戴了假的領袖，禍害更大，可以召致變亂，革命，滅亡！我們現在不缺乏領袖，缺乏的是領袖精神。我們現在不是沒有統治者，我們現在所當注意者是統治者有沒有統治的資格。

英國的政治學家勃爾克(Burke)在他的「法國革命感想錄」裏有一段論亞里士多克拉西的極警闕的議論：——

「一個真的亞里士多克拉西並不是國家裏面的一個獨立的部分，也不是與國家離得開的。而是任何組織正當之大團體所必不可少的一個成分。這一個階級是由許多優秀的資格組織而成，其優秀之點就大致講是不容疑的。生長在一個有聲望的環境裏；從幼小的時候就不與卑賤事物為伍；教以自尊自重之道；受慣社會人士之監督注視；很早就知道尊重輿論；佔在高高的地位，可以把社會上形形色色之人品事務一覽無遺；有開

暇讀書，思想，談論；能延致賢智有學之士；——慣於行軍中發令受命；教以爲名譽責任而不避艱險；養成極敏銳而遠識，庶不致以些微之小錯而誤大事；——養成有規律之品行，對於國民要以身作則，做爲一個人神之間的調和者；——被任爲主持法律與公道的人，爲人民造福；——能爲科學或藝文的大師；——能成爲富商大賈，有毅力與卓識，並有勤謹守法循序堅忍諸美德，而又重視公道；——這便是我所謂的自然的亞里士多克拉西的階級的景况，沒有這樣的階級便是沒有國家。」

中國的亞里士多克拉西在那裏？……

新月第八期要目

論散文	梁實秋
塑像(劇本)	余上沅
美國未行考試制度以前之吏治	羅隆基
詩	饒孟侃等
徐光啟著述考略	徐景賢
法國十八世紀的道德觀念	彭基相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梁實秋譯
阿麗思中國遊記(二卷續完)	沈從文
書報春秋	顧仲彝等
零星	實秋等
海外出版界	葉公超

海外出版界

葉公超
梁遇春

高魯斯密斯的二百週年紀念

十八世紀英國的文壇上，坐滿了許多性格奇奇怪怪的文人。坐在第一排的是曾經受過枷刑，嘗過牢獄生活的記者先生狄福 Defoe；坐在隔壁的是那一位對人刻毒萬分，晚上用密碼寫信給情人却又矯揉溫柔的斯魏夫特主教 Dean Swift；再過去是那並肩而坐的，溫文爾雅的愛狄生 Addison 和個個孱弱的斯特魯斯 Steele；還有蒲伯 Pope。皺着眉頭，露出冷笑的牙齒矮矮地站在旁邊。遠遠地有幾位衣服樸素的人們手又在背後，低着頭走來走去，他們同誰也不招呼。中間有一位頸上現着麻繩的痕跡，一頂帽子帶得極古怪，後面還跟着一隻白兔的，便是曾經上過吊沒死後來却瘋死的考伯 Cowper。另一位面容憔悴而停在金魚缸邊，不停的對那一張寫着 Eury 一個字的紙上吟哦的，他的名字的是格雷 Gray。還有一個鄉下老打扮，低着頭看耗子由面前跑過，城裏人說他就是酒鬼奔斯 Burns。據說他們都是詩人。在第二排中間坐着個大胖子，滿臉開花，面前排本大字典，倫敦許多窮人都認得他，很愛他，

叫他做約翰孫博士 Dr. Johnson。有個人靠着他的椅子站着：耳朵不停的聽，眼睛不停的看的，那是著名的傻子包士衛爾 Bowhall。還有一位帶着眼鏡的總鼓着嘴想說話，可是人家老怕他開口，因為他常常站起來一講就是癡啼；他是伯克議員先生 Birk。此外還有一位衣服穿得非常漂亮（比第一排的斯特魯的軍服還來得光耀奪目）而相貌却可惜生得不大齊整；他一隻手儘在袋裏摸錢，然而總找不到一個辨士，探出來的只是幾張衣服店向他要錢的信；他剛要伸手到另一個衣袋裏去找，忽然記起裏面的錢一半是昨天給了貧婦，一半是在賭場裏輸了——這位先生就是我們要替他做陰壽的高魯斯密斯醫生 Goldsmith。據那位胖博士說，他作事雖然是有點傻頭傻腦，可是提起筆來却寫的出頂聰明的東西。這位醫生的醫道並不高明，據說後來自己生病是讓自己醫死了。他死後不僅身世蕭條，而且還負了許多債。胖博士為這件事還說過他幾句閒話，可是許多人都念他為人忠厚老成，尤其是肯切實替人幫忙。有些造謠言的人還說他後來曾經投過胎到中國，長大了名叫杜少卿，彷彿是一本叫做儒林外史的中談到他的故事。這杜少卿真是他的二世，做人和他一樣地優好。這位醫生還做了好多書，現在許多對世界厭倦的人只要把他的書翻翻就高興起來了，還有些哭得淚人兒似的看看他的詩眼淚也乾了。他的書像 *Vicar of Wakefield*, *Deserted Village*, *She Swoops to Conquer*，這是誰也知道的，用不着再來贅言。英國人近來對這班奇奇怪怪的胖子們（除開那幾位所謂的詩人以外，他們都是胖子，就中以那位面前排着字典的最胖；）又從新有了好

感；其實這也是應該的，因為這班胖子的爲人本就不壞，所寫的東西自然更是怪有趣味。今天（十一月十日）可巧是高醫生的二百生忌辰，此刻許有一班英國人正在那裏捧着酒替他大做陰壽；所以我們也把他的老朋友一齊找出來，在紙上替他圖個會面的熱鬧。聽說最近牛津大學又把他那些非借錢即告貸一類的信（註一）印成了一大本；書我們雖一時看不到，然而料想內容一定是很有趣味。想借錢的文人很可以先借三先令六辨士去買一本來看看。

（註）'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Oliver Goldsmith'——Edited by Katherine C. Balderston 3s. 6d. (春)

俄國之真相

托洛斯基著(俄文)
伊斯特門譯英

美國出版
美金伍元

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Ry

Leon Tro sky. 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8. G. \$5.00

略微知道點近幾年來俄國政治的人，看了這部書和著者的姓名，雖不能完全斷定它的內容，至少也可以推測到以下兩點：第一，這部書對於現在斯丹林(Stalin)的政府必定是取

攻擊的態度；第二，書中對於以往蘇俄政府內部的黑幕和暗潮，必有一翻初次的披露。我們所以如此設想，因為這部書是托洛斯基自己寫的：我們回想到當初托洛斯基在俄國革命時所嚴守的主張，和他在種種工作方面的主動，與他現在徒流在荒蕪凜冽的西比利亞的苦況，便知道俄國革命變遷的激烈。今日托洛斯基所說的話，所以能夠格外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都因為在一方面他是一個始終沒有變更主張的人，一方面又因為他是被現在的政府強迫退伍人中的主腦。

簡單的說，這部書的價值並不在作者的主見，因為那是很顯著的，也不在他的文字或結構的完美，因為托洛斯基不是個文人；這部書的價值完全是在他所記載的事實和黨內秘密文件往來的披露，附帶着還有各派別的爭執，和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種種陰謀。

全書包括四種主要的文件：第一部都是關於托洛斯基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席上辯護他自己的那篇演說，後來這篇演說就做了他被除名的罪名；第二部所記載的就是反對派 *Opposition Group* 的一篇宣言，內中有幾段關於當時俄國的政治經濟及其它各種情形的詳細調查，凡有應改良的地方，都擬有相當的補救方法。第三部是托洛斯基送給俄國黨史編纂館的一篇自傳。裏面大概是說明他一向在黨內所做的各種工作。末了的一部分，是一篇很長的附錄，大部分是關於他個人的工作，在這篇附錄裏，有許多文件當初都是由反對派的地室印刷所裏產生出來的。這種宣傳品的下落，大部分是在國內暗地的傳散了，其餘有的竟私下的

輸入到歐洲各國，還有的便奉送給交通便利的鄰居們。

在托洛斯基的眼光中，現在的俄國已經成了一個沒有言論和輿論自由的黑暗世界，就是一般的黨員也祇好唯唯否否的做一個忠實的同志。政府對於人民的政策不是武力壓迫便是暗示的威嚇，以至於個人的安全，只好聽天由命，還有黨內各派的傾軋，重則暗殺，輕則誘殺；換言之，現在的政府可以說是斯丹林獨裁的政府。

托洛斯基的結論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俄國已漸漸變成了被少數中級人 (Bourgeois) 所操縱而為中級人的國家，這一班少數人和多數的勞動羣衆當然也就一天比一天的隔膜了；至於這種情形的傾向是什麼的先聲，托洛斯基當然有解釋的。

談到實業問題，托洛斯基一方面承認俄國的實業，在新經濟政策之下，確是有了進步，但是一方面他以為工人的境遇卻遠不如從前：一般農夫的實際收入只等於戰前的一百之六十左右。在城市中工人的居所，較好的多半已被非勞動分子佔去，在政權方面，工人的勢力以至於發言權也是一天一天地減少。

我們對於俄國政治素來沒有成見的人看完了這部書，最深刻的印象，還是托洛斯基的毅力和他光榮的失敗。在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家的眼光中，主義的成敗當然是比個人的得失有價值的多，但是在我們一般人的眼光中，比較有興趣的，還是看一個強有毅力富有智謀的個人和比他更有毅力更有智謀的環境爭鬥，結果不過在人類「理想」失敗史上多加上一頁佳話。

十八世紀的婦女

(法國龔枯爾兄弟著)
刻爾可與盧得譯英)

英國出版
十八先令

The Women of Eighteenth Century By E. & J. Youcourt, Translated by J. Olerog and R. Roeder Allen and Unwin, 1891.

這部小書的法文原本，雖然出版了已有三十多年，能念法文的人大概也都看過，但是全部的譯成英文要算這是初次。聽說日文已有譯本，但是中文的還未見出現。我希望那位清閒的朋友，能趕快把它譯成中文，貢獻給現在中國已經加入了政團的諸位女博士，女委員，和一般意想而苦無機會成功政客的女同志們。我還希望要着手譯這本書的人，不要以為我是在這裏譏諷我們的女同胞；我所以有這種提議，是因為看完了這部書的原本和譯本，覺得十八世紀的法國女子，尤其是書中提到的那十幾位，確是比現在英美和遠東各國一般高唱女權的女子們，還要來得聰明和得意的多。聰明，是因為十八世紀的法國女子似乎知道怎樣運用她的所長和掩飾她的短處；得意，是因為她們在各方面所佔的地位，不但是不用去和多數的男子爭執，奮鬥，並且當是擁護她們的還都是現在排斥或甚至於譏笑女權的一般好事的男子。

龔枯爾兄弟說「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法國女子的地位是無所不問。她是光而同時又是

影。」這兩句話也就是這部書的印象。道德觀念稍深的讀者，難免覺得 *Madame de Pompadour* 可恨，*Madame du Barry* 可鄙，或是 *Maria Antoinette* 可鄙；但是同時也不能不佩服 *Madame Roland* 的政治眼光和主張，*Madame de Pompadour* 的智謀，*Madame de Staël* 的機巧。據說十八世紀的法國並不是一個平靜的時代，況且在實際上女人也並沒有什麼政權，而幾個女子的顯威竟可以影響到政治，社會以及於個人和派別的成敗得失，也是一件有興趣的事。龔格爾兄弟的解釋是以爲十八世紀法國女子的地位和權威，並不是被任何時勢所造成，也沒有什麼社會學上的理由，祇是恰巧在那時期中出現了幾位多才的女子，所以比較起來，十七世紀的法國女子不過是可愛 (*Charming*)，十九世紀的法國女子祇能說是安分 (*Modest*)，但是十八世紀的法國女子，雖然在道德方面不能得許多人的讚同，然而在才具知慧和機巧方面，卻另有特色。

(超)

坡 (Edgar Poe) 的「烏鴉」和其他的詩稿

據最近倫敦文稿收買場消息，英國十九世紀著名詩人愛特格坡 (1801-1849) 所遺的手抄「烏鴉」(The Raven) 一詩，已被倫敦博物院以二萬鎊 (約合二十萬元) 收買了。我們都知道「烏鴉」這首詩是坡得名的傑作，這首詩的原稿恐怕早已失去，現在倫敦博物院所收買的不過是坡手抄的一份 (autograph copy)。照例重抄的詩稿和文稿祇能按手跡的價格出售，

但是此次倫敦博物院竟願意出到二萬鎊來收買這首詩蹟；在許多行家的眼光裏，這不能不算是一件破例的案子。

據說這是第二次坡的筆跡在英國出售。第一次的出售是在一九一六年，也是他手抄的一首自己的詩“*To the Brier*”，買者就是現在的拉德羅男爵夫人（Lady Luflow），但是售價不過四十二鎊。至於坡的詩稿我個人知道存在的，現在祇有一件；這件就是他那首「鐘」（*The Belle*）的底稿，是在一九〇三年的時候在紐約出售的，價值彷彿也不過是四百二十五鎊左右，所以這次的得價格外令人注意的，也是因為從前幾次的價格都是這樣的低。

至於坡的詩稿，存在的爲什麼這樣的缺少，這一點我們似乎不能不問的；但是提到了這一層，我們便不得不回想到坡生前一切的苦狀和那一班出版界威權的不仁。我們都知到坡的生活，自從他和他義父斷絕關係後，直到他醉死的那天，都是在困窮中奮鬥，幾個大雜誌的主筆和出版所的編輯，差不多都是他的敵人！因爲他是個最任性而傲慢的人！和人家結交了，便就要向人家借錢，借了人家的錢，還要拿人家來罵。所以到後來，等到掏錢買麵包的時候，也就祇得把自己的詩，一首一首的拿到一般無名的雜誌所裏去賣，有幾位小雜誌的編輯，知道坡已經是得罪了一般大雜誌的編輯們，看見他的名字，馬上就將稿子退回給他，說。謝謝你，我們這一期不要詩稿，請等下一期吧。」他的妻子又是個常年臥病的少婦，所有的依靠祇是他那位慈愛的岳母刺力門夫人。（Mrs. O'Leary）據說坡的詩多半是她替他拿出

去賣的，有時候這位老太太在風雪中跑了三四家雜誌所，說上許多的好話，結果還帶着那首詩回家。

住在美國費城的，有一位美國最著名的書畫收藏家，羅森霸博士 Dr. A. S. W. Rosenbush。他前幾年在倫敦的時候，有人拿一篇坡的文稿，還有他寫的一封信來賣。羅森霸博士初收買的時候，並沒有留意在稿紙的反面還有幾個草率的字，後來他仔細審察了一次，才知道反面那幾個字，寫在紙的下左角邊的，也是坡的筆跡，不過只有三個字 I am poor，我們想想一個文人，而尤其是詩人，到了這般艱難的地步，要拿這三個字來求人家收買他的作品，那種生活的滋味，在普通人的腦筋裏，恐怕也不容易想像得到。（超）

茄力克的日記

牛津大學出版部
十二先令

The Diary of David Garrick.

Edited by Byllis Clair Alexander.

London: The Oxford University, 12s.

大凡好的日記一定是匆忙中記下來的；因為在那時候纔能流露出真情，沒有什麼做作；所以英國文學裏最好的日記也是十七世紀英國海軍秘書皮普斯 Pepys 的日記。他娶了一位非常厲害的法國太太，然而他却徧不安分，最喜歡調笑女僕，最妙的是這些調笑的供狀他每

天晚上都寫在日記上面。我們知道這位先生是權內的，他想用紙筆來宣洩情意決沒有公開的可能；所以他必得別出心裁纔能担保沒有危險。果然他用的是一種密碼字母，在臨睡以前偷偷地背着他那法國太太很快地記好。到十九世紀他這日記纔給人發現出來了。他每天雖只有短短地幾句話，然而這幾句話裏卻充滿了生氣，實在是絕好的描寫日常生活的作品；所以那麼厚厚一本書，我們也百讀不厭。現在這位約翰生博士的高足（十八世紀劇場裏的泰斗）所記的日記也是零零碎碎偶然記下來的，能够完全表現加立克滑稽的天性，確是一部有藝術地縮寫。通常生活的好作品。而且裏面所記的是他第一次到法國的零星印象，我們還可以藉此看十八世紀法國社會的情形同英國人對法國的見解。

（春）

懷疑主義的論文集（羅素）

美國出版
美金二元五角

Sceptical Essays, by Bertrand Russell.

New York: W. W. Norton, G. \$2.50

談起羅素先生這本最近出版的論文集，使我們聯想起四百多年前在孤堡圓塔裏鎮日寫小品文章的蒙第尼（Montaigne）。十六世紀的法國是黑暗到萬分，新教和舊教到處打仗，人民的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簡直一些也沒有。蒙第尼是個。受過非常好教育的貴族，雖然也做了一兩任的官，但是他不久就逃離在他那古堡裏，用含蓄帶諷刺又談諧婉轉的筆調，寫他那懷

疑主義的小品文章。他看清法國當時糾紛的根原是由于一般人的盲目信仰和執迷不悟，所以他的態度是尊重事實和推崇理性。若使人人都肯睜開眼睛把當前的事實仔細地觀察一下，再用雪白的理性來加上判斷，不受黨派偏見的蒙蔽，不隨着自己的愛憎來搖度，處處存種博愛的胸懷，那麼世界上許多的黑暗情形也立刻可以消滅，春風和煦的社會當然也可以實現了。他又知道人們那麼頑梗互相殘殺的緣故是自信太過，所以他提倡懷疑主義，以為理性的能力是有根的，我們這麼渺小的人們絕對不能完全了解宇宙的神秘抓到最終的真理。我們只能得相對的真理，用來解決目前的問題，所以應當取種寬容的態度 (Tolerance) 來容納各方面的意見，免得武斷地做錯的事情。這是四百年前蒙第尼站在圓室中間望着那幾架舊書時候心裏所想的意思。現在我們這位二十世紀貴族出身的哲學家卻用冷諷熱嘲的筆調來表示一種同樣的意見。在羅素眼裏我們這時代是同十六世紀一樣的黑暗。不過四百年前是用法律壓制言論，現在卻重掉鎗花，用經濟的賞罰（比如一個主張自由戀愛的人社會就不許他當教員來謀生）和事實的掩飾（比如現在一切機關報，使人們無從得到可靠的材料，自然也沒有法子下判斷了）來瀾竭思想自由的源泉。羅素在這本書裏也是贊美理性，主張尊重事實同持一種寬容大量的懷疑態度。他說：「只有大規模的懷疑主義纔能夠扯開那蒙着真理的面幕。」他的態度簡直可以說和蒙第尼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羅素又多了四百年人們積蓄的智識和帶一種慷慨激昂的積極態度。這本書內容一大半是他從前發表過的有名文章，其中有幾篇像 The

Harm that Good Men Do, Free Thought and Official Propaganda, Machine and the Emotion,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都是思想精微文筆又妙的絕好論文。他在卷首引了服爾德 Voltaire 的話「博愛和深思·纔是真正的精神生活。」這句話說出他寫這本書的動機。凡是對近代文化懷疑的人們無妨將這本書拿來看一看，倘然看完覺得羅素說的話不大對，這種對「懷疑論文集」的懷疑態度，也是這書所讚美的，若使羅素先生知道，他一家會為之莞爾。

(超)

歷史哲學

Robert Flint 著
郭斌佳 譯

——有張敬海先生序文—— 實價七角半

這部書是英國愛丁堡大學教授 Robert Flint 所著。推溯西洋歷史哲學的發展，源源本本，絲毫靡遺。現由郭斌佳先生譯成中文，清新條暢，切實可誦。加以張敬海先生為之悉心校對，弁以序文，尤能啟發西洋思想學問的關奧。實在我國學術界空前之作。

原書規定先作一通論，然後分法德英等國，詳論他們近三百年來歷史哲學的發展。現在依照原定方針，第一卷通論，第二卷講法國，第三卷講德國，第四卷合講英美兩國。現在先出第一卷。此卷通論西人對於歷史的思想的變遷，該括詳盡，尤覺難能可貴。

阿麗思中國遊記 第二卷

沈從文作

下月出版

沈先生，寫小說，短篇我們已讀過很多了，如今卻印了幾個長篇。長篇中的阿麗思中國遊記，當第一卷出版時，不到一月，第一版就所剩不多。第二卷則其中所描寫的轉入沈先生的故鄉中去，平時有素樸風味的文體，寫鄉下比城市似乎更把他的長處顯出了。在本卷中一切事情，誠如書中所說，不是哈卜君中國旅行指南上所寫過，我們讀這本書，正如自己在另一個國度中旅行，所得到是趣味與知識的補養。

謹啟者茲欲訂定貴店一新月一月刊（自第
一卷 號至第 卷 號）全年年一份並
掛號郵奉定費洋 元 角請賜
管收并請按期寄交 省 縣

收爲荷此請
新月書店鑒

謹啟 年 月 日

（郵票作九五折）